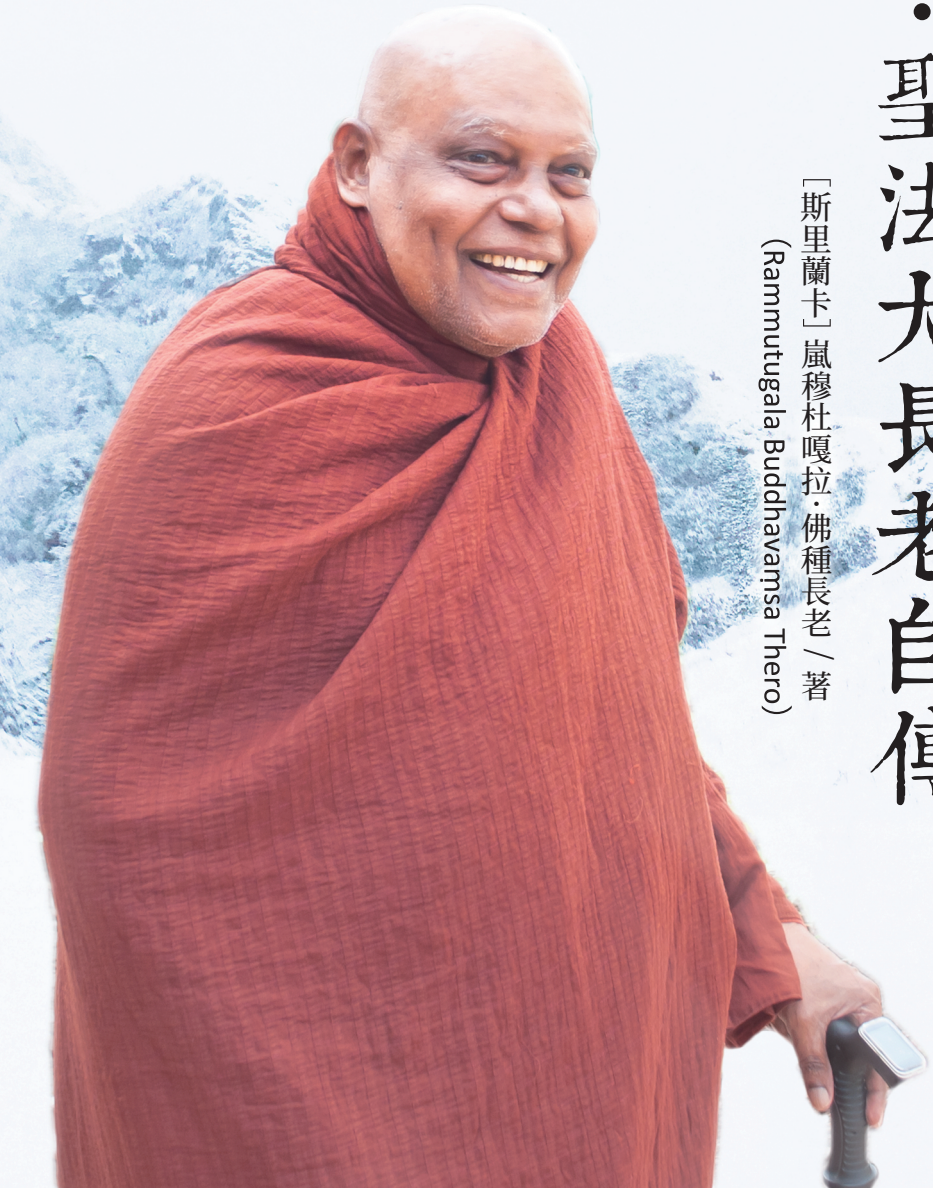
最受崇敬的斯里蘭卡佛教玫寶

龍樹林・聖法大長老自傳

[斯里蘭卡] 嵐穆杜嘎拉・佛種長老／著
(Rammutugala Buddhavaṃsa Thero)



最受崇敬的斯里蘭卡佛教瑰寶
龍樹林·聖法大長老自傳

錫蘭文

Rammutugala Buddhavaṃsa **尊者　編寫**

Nàgapokune Ariyasãla **尊者　協助**

英文

I.G. Pasadika **尊者　編譯**

D. J. Percy Silva **居士　翻譯**

中文

慈悅（Mettànanda） **尊者　翻譯**

許浩剛　居士　協助

中文版：2018 年 4 月 24 日

出版

馬來西亞法學會
Reg no: 543
Lot 659, Block 9, Matang Land District, Sin San Tu A Road, Batu Kawa Matang Road, 9325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電話：+60 19 858 2666
電郵：malaysiadhammasocsiety@gmail.com

馬來西亞傳法生態學會
Reg no: PPM-010-10-29072016
No.2A, Jln Persona 25/116B, Persona Kemuning, Seksyen 25, 40400 Shah Alam, Selangor Malaysia.
電話：+60 17 977 9100
電郵：dhammaearthclub@gmail.com

©2018 兜率天修行林保留此書版權。
此書經中文譯者稍作修改，以符合斯里蘭卡以外的讀者。
只要不增刪或修改此書內容，任何組織或個人無需經過中文譯者的同意而引用，複印或是翻印此書。
此書是佛法的贈禮，必須免費流通。
嚴禁以任何的商業模式流通此書。
編譯與校對的過程難免出現錯漏，如果您發現任何錯漏，歡迎您聯絡慈悅尊者或是許居士
（email:tathagatassapacchimavaca@gmail.com）。
如若您發心翻印此書，歡迎您向我們索取更新版本。

藉此書緬懷 2016 年 9 月 7 日離世的聖法大長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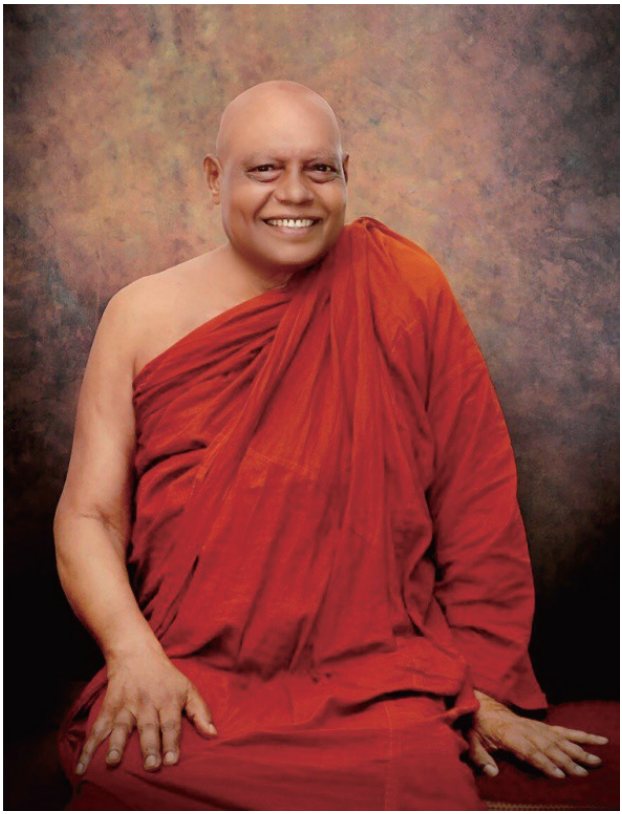
致，敬愛的導師
聖法大長老

您立於群雄之首
我禮敬於您足下

目錄

英編序	I
中文序	II
聖法大長老字跡原文	VI
聖法大長老字跡譯文	VII
至善瑜伽行者院 - 斯里蘭卡拉曼雅教派的屬會	1
龍樹林・聖法大長老自傳	12
天神托夢	12
出生地	13
父母	14
大長老的誕生	14
童年與教育	14
導向出家	16
出家	18
龍樹林森林道場	19
出家準備期	21
在佛陀的教法裡出家	22
法脈傳承	24
佛法訓練	27
達上 - 受比丘戒	29
達上之後的教育路程	30
超強記憶力	31

執行教務 34
文字作品 41
侍奉老師 50
照顧父親 57
印度朝聖 58
出訪緬甸 58
海外傳法 65
榮銜 67
修習禪修業處 70
生命裡的奇跡 80
健康狀況 85
獅子吼 89
副首領 91
祝福 92
進展的過程 95
大長老的每日作息表 100
大長老過雨安居的地方 101
侍者比丘的話 102



三藏師，大業處導師，佛陀教法之旗幟，
正法博學者

（Tripiñakàcàrya, Mahà Kammaññhànàcarya, Srã Jinavaṃsa Ñànàràma Vaṃshàvataṃsa, Shàsanadhaja Saddharmavàgãsvara）

最敬愛的龍樹林・聖法大長老
斯里蘭卡拉曼雅教派副首領
至善瑜伽行者院住持及首席顧問

生於 :1939 **年** 4 **月** 24 **日** **離世於 :**2016 **年** 9 **月** 7 **日**

英編序

錫蘭原文的《龍樹林・聖法大長老自傳》名為《*LAK BUDUSASUNEHI MUDUNMALKADA*》。此書由兩位譯者翻譯成英文。第一位譯者，是在 *Rammutugala Buddhavaṃsa* 長老的指示之下，由 *I. G. Pasadika* 長老執行。另一位譯者則是在 *Digana Sugatavaṃsa* 長老的指示之下，由 *D.J. Percy Silva* 居士執行。

我們衷心的感謝安古嘎穆威・聖喜大長老（*Angulgamuwe Ariyananda*）與 *Rammutugala Buddhavaṃsa* 長老在翻譯工作方面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同時也衷心感謝 *Digana Sugatavaṃsa* 長老為我們解說一些難懂的 巴利文與錫蘭文。

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們取得原著的允許進行了一下刪改。此書原為 *Rammutugala Buddhavaṃsa* 長老與聖法大長老的對話。對談中所使用的語言多為舊式方言，我們將它改為現代語言。

英譯者

中文序

2007 年 10 月 27 日，我在我的出家儀式上第一次遇見我的出家戒師，聖法大長老。那時跟大長老還不是很熟。第二 次遇見大長老是在僧團誦完戒後，沙彌等待拿戒的時候。 那時我正在與另一位沙彌講話。突然有人把我拉到一旁。 當我還在錯愕到底發生什麼事的時候，大長老帶著無比的正念，緩慢地從我身邊走過。我那時整個人簡直就完全被大長老的正念和慈心懾服了。心裡面想，“我服了！這位是值得我把生命交出去的一位偉大的師父！” 於是便開始 了我的出家旅程。

雖然我對斯里蘭卡文一竅不通。但是通過大長老的身教，就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了。大長老雖為一派之長，但是他卻是如此地謙虛恭敬每一位長輩。大長老對每一位弟子，不管是長老還是剛出家的弟子，都會給予他們關注與慈心。記得以前在龍樹林的時候，僧團每天早上都會去頂禮大長老，並向大長老請法。我們外國人雖然不會斯里蘭卡文，但是也跟著去頂禮大長老。結果大長老在給予僧團指導完畢後，有時都會叫一下外國弟子的名，表示他給予我們的祝福。那時雖然一句話都聽不懂，但是靜靜地在大長老身邊就可以體會到猶如整身沉浸在慈心的大海裡，內心非常寧靜與安詳。

大長老的美德其實是一本書也寫不完的。大長老為了延續正法而奉獻了他的一生。這次我們翻譯了英文版的大長老的自傳成中文。希望這本書能夠啟發所有的讀者來聞法、學法、修法、證法、護法、弘法，以實踐法來回報佛陀及歷代僧團大德們偉大的付出與犧牲。

這本傳記是出於對我們的導師；聖法大長老的恭敬，為了紀念老人家的美德，所以在老人家冥誕之日發行。希望以這本書能夠帶起大家的善心，以善心來禮敬大長老。由於這是我們翻譯的第一本書，所以可能還有很多不圓滿。如果有任何錯誤，我在此請求所有讀者的原諒。希望我們能夠把大長老一生的內涵，帶給大家，讓大家都能夠更瞭解大長老的為人和修行，也能夠自己身體力行地去實踐，滅盡一切的煩惱！

在這裡要感謝

1）Digana Sugatava§sa 長老出於慈悲讓我們有機會翻譯這本聖法大長老的自傳。

2）尋法尊者試讀及給予的意見。

3）Pasadika 尊者在有問題的時候給予與斯里蘭卡版的對照。

4）浩剛居士幫助翻譯及修正中文的文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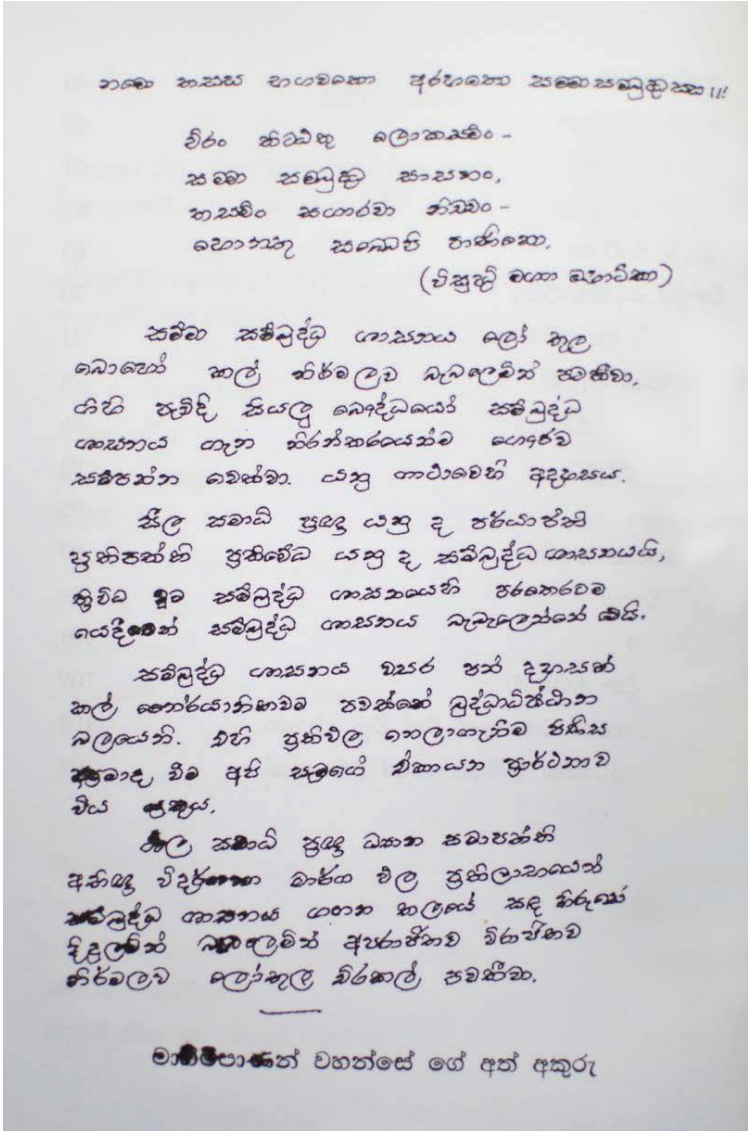
願大家能夠以最快的速度，體證涅槃，滅盡一切煩惱！

慈悅比丘

許浩剛居士

兜率天修行林（2018 年）

聖法大長老的字跡原文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සම්බුද්ධස්ස !!!

වීරං තිඛිණු ලොකස්මිං -
සබ්බ සම්බුද්ධ සාසනං,
තස්මිං සගාරවා නිච්චං -
වොහරිතු සබ්බදා තාදිනො.
(චිත්‍රුති වගා ඛොටිකා)

සර්ව සම්බුද්ධ ශාසනය ලෝ තුළ බොහෝ කල් තිර්මලව බැබළුවත් පමණි. ගිහි තැවිදි සියලු බෞද්ධයෝ සම්බුද්ධ ශාසනය ගැන නිර්ගර්වයෙන්ම ගෞරව සම්පන්න වෙත්වා. යනු ගාථාවෙහි අදහසය.

සීල සමාධි ප්‍රඥා යනු ද පර්යාප්ති ප්‍රතිපත්ති ප්‍රතිවේධ යනු ද සම්බුද්ධ ශාසනයයි, කුමක් හෙව සම්බුද්ධ ශාසනයෙහි පරතෙරවම යෙදීමෙන් සම්බුද්ධ ශාසනය බැබළුවේ යි.

සම්බුද්ධ ශාසනය වසර පන් දහසක් කල් තෝර්යානිකවම පවත්නේ බුද්ධාධිෂ්ඨාන බලයෙනි. එහි ප්‍රතිඵල නෙලාගැනීම පමණක් අප්‍රමාද වීම අපි සැමගේ නිකායන ගුරුත්වයක් විය යුතුය.

සීල සමාධි ප්‍රඥා ධ්‍යාන සමාපත්ති අභිඥ විදර්ශනා මාර්ග ඵල ප්‍රතිලාභයෙන් සම්බුද්ධ ශාසනය ගරන කලයේ සඳ නිරුණ දිදුලන්නේ බැබළුමින් අවාර්තිතව විරාජිතව නිර්මලව බැබළුණු බිරණකල් පවතීවා.

මාතිපාණන් වහන්සේ ගේ අත් අකුරු

聖法大長老的字跡譯文

Namō Tassa Bhagavatō Arahatō Sammāsambuddhassa

Ciraṃ tiṭṭhatu lōkasmiṃ-
Sammā sambuddha sāsanaṃ
Tasmiṃ sagāravā niccaṃ-
Hontu sabbēpi pāṇino.

《清淨道論》

禮敬世尊，阿羅漢，圓滿自覺者

清淨道論巴利偈頌的意思是：願佛陀的教法長存於世，僧俗兩輩深敬佛法。

戒律，禪定與觀智的實修和體證是佛陀教法的基礎。佛教的興盛完全仰仗於戒、定、慧三學的實踐。

世尊正等正覺的教導指引我們趣向涅槃；體證涅槃道果應該作為我們唯一的目標。

願正等正覺的教導長存不敗，普照世間猶如日月光輝；這是實踐戒律，禪定與觀智，成就神通，道智與果智 所帶來的結果。

Namō Tassa Bhagavatō Arahatō Sammāsambuddhassa
禮敬世尊，阿羅漢，圓滿自覺者

"Atthikēhi upaññātō maggō"
涅槃的尋道者已經找到通往之路

至善瑜伽行者院
斯里蘭卡拉曼雅教派的屬會

釋迦摩尼佛創立佛教，入般涅槃距今已經是 2603 年。 從佛陀入滅那一刻開始，如來的家業便由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這四眾弟子們承擔。四眾弟子的美德源自 於戒、定、慧的修學。《增支部》四品第七經（*AN4.7*）說：

Bhikkhu ca sīlasampannō
Bhikkhunī ca bahussutā
Upāsakō ca yo saddhō
Yā ca saddhā upāsikā
Ete khō Saṅghaṃ sōbhentī
Ētēhi Saṅgha sōbhanā.

比丘持淨戒
比丘尼多聞
優婆塞淨信
優婆夷亦然

這偈頌說，比丘僧團，比丘尼僧團，優婆塞和優婆夷的美德建立於清淨的戒律、多聞、與淨信。

除了這些佛弟子們，還會有誰能以戒、定、慧的美德莊嚴佛教呢？

比丘僧團的法統由阿羅漢憍陳如（*Aññākoṇḍañña*）開始，無間斷的流傳至今。比丘尼的法統則是由阿羅漢大愛道瞿曇彌（*Pajāpatī Gotamī*）延續至斯里蘭卡阿努拉德普勒（*Anurādhapura*）王朝末期。護持佛教的優婆塞先驅有給孤獨長者（*Anāthapiṇḍika*），郁伽居士（*Ugga*），頻婆裟羅王（*Bimbisāra*）等等，而優婆夷則有善生牧羊女（*Sujātā*），維沙卡（*Vishākā*），瑪莉伽王后（*Mallikā*），那拘羅母（*Nakula mātā*）等等。

佛教發源於閻浮提（印度），經過三次經典結集與保存，於佛滅 236 年由阿羅漢馬欣德（*Arahat Mahinda*）帶到斯里蘭卡。當時，阿努拉德普勒是佛教在斯里蘭卡的堡壘。有無數人在這地方成就阿羅漢道果；世世代代的比丘們在這地方背誦巴利三藏，編寫注疏與複注疏。這個佛教首都在王族的擁護之下，以它靜瑟的氛圍孕育了無數的淨信善男子與善女人；足以比擬佛陀時代的衛城。驍勇的僧伽羅人來自斯里蘭卡這片土地，他們將守護佛陀的教法視為己任。

斯里蘭卡佛教時不時的面臨各種考驗，其中一個主要的考驗是侵略戰爭。各場的戰爭導致王朝更迭，首都從阿努拉德普勒遷移至波隆納魯瓦（*Polonnaruwa*），檀巴德尼亞（*Dambadeniya*），迦巴忽瓦（*Yāpahuwa*），庫魯內革勒（*Kurunegala*），甘波羅（*Gampola*），科特（*Kotte*）。在佛陀教法裡，舉足輕重的比丘僧團消失於科特王朝後期直到康堤王朝（*Mahanuwara*）的初期，只剩下一群被稱為善戒的沙彌僧團。這個情形在歌迪國王（*Kīrti Srī Nissanka Rājasinghe*）的統治之下才出現轉機。三次的經典結集以及四眾弟子的護持，都無法阻止佛陀的教法隱蔽於斯里蘭卡；但是，斯里蘭卡沒有被遺棄。

威禮位達．作依歸尊者（*Welivita Saranankara*）是一位擁有菩薩素質，有見識與勇氣的善戒出家人。他的意願與努力結合歌迪國王的領導，於 1753 年成功迎請十八位由優波離尊者（*Upāli*）為首的暹羅國（現今的泰國）僧團到斯里蘭卡。僧團為馬瓦達（*Malwatta*），阿斯機利亞（*Asgiriya*）善戒分會的沙彌們授比丘具足戒。這便是暹羅派系（*Shyāmōpālivaṃshika*）的開始。

智無垢吉祥尊者（*Ambagahapitiyē Ñāṇavimalatissa*）在暹羅派出家，卻沒有領受具足戒。後來他和幾位出家人一起到緬甸的阿摩羅普羅市（*Amarapura*）參訪，在那裡領受具足戒。1803 年，他回到斯里蘭卡成立阿摩羅普羅派（*Amarapura Nik ya*）。

隨著時間的流逝，出現了不守戒律，不如法，不正命的行為。大家對具足戒和界堂（比丘受戒與誦戒的地方）的定義也有爭論。安巴嘎哈瓦德・作依歸尊者（*Ambagahawattē Saraṇaṃkara*）曾經在兩個派系領受比丘戒。他對當時的情況不滿意，於是出訪緬甸南部的拉曼雅省（*Rāmaññа*）。

第三次經典集結之後，在阿羅漢目犍連子帝須（*Arahat Moggalīputtatissa*）的指示之下將所集結的佛法傳播到九個國家。這次的傳法僧團是由阿育王（*Dharmāsōka*）所資助。由於這個因緣，阿羅漢須那迦（*Arahats Sōṇa*）與阿羅漢郁多羅（*Arahats Uttara*）帶領的僧團去到金地（*Swarṇa bhūmi*），在此地開枝散葉弘揚佛陀的教導。安巴嘎哈瓦德・作依歸尊者與隨眾們是在須那迦 - 郁多羅（*Sona-Uttara*）傳承下領受比丘具足戒和複戒（*Dalhikamma*）；戒師則是當時的僧皇（*Saṅgharāja Ñeyyadhammābhi munivara Ñāṇakitti siri Pavara Dhamma Sēnāpati Mahā Dhammarājādhi Rājaguru*）。安巴嘎哈瓦德・作依歸尊者與隨眾們在慈界堂（*Kalyāni Sīmā*）得戒，過後他們返回斯里蘭卡。安巴嘎哈瓦德・至堅勝・擁智尊者（*Ambagahawattē Indrāsabhavara Ñāṇasāmi*），瓦拉彼堤頁·善友尊者（*Warāpitiyē Sumitta*）以及補瓦單達威・慧喜尊者（*Puvakdaṇḍāvē Paññānanda*）希望可以在須那迦 - 郁多羅傳承之下建立清淨無瑕的比丘僧團。13.07.1864，瓦拉彼堤頁・善友尊者在嘎列（*Galle*）的水上界堂（*Udakukkhēpa Sīmā*）傳授比丘具足戒，成立斯里蘭卡拉曼雅教派（*Sri*

Lanka Rāmaññna Mahā Nikāya）。

大寺派（*Mahāviharavaṃshika*）的比丘戒傳承由阿羅漢馬欣德開啟，在拉曼雅省復興了四次。須那迦 - 郁多羅傳承則在斯里蘭卡島復興了三次。

歷史印證了偈頌所說，比丘持淨戒的重要性。拉曼尼雅傳承的比丘非常重視持戒清淨這美德。許多大長老捨棄原本的寺院與封號，選擇加入拉曼雅教派；住在森林的比丘數量也隨著增加。虔誠，有智慧的重要護持者也越來越多。這群將佛陀的法與律看得比自己生命更加重要的僧寶照亮了斯里蘭卡。1992 年，尊敬的巴蘭構搭・難陀尊者（*Aggamahāpaṇḍita Balangoda Ananda Maitree*）對拉曼雅教派的比丘作了這樣的評述：“與其他兩個教派做比較，很大部分的拉曼雅比丘依然保持初創時的原貌。他們樂於遵守拉曼雅創辦人的理念。其他兩個教派有許多的比丘參與政治，或是做了一些讓在家淨信失去信心的行為 ; 拉曼雅的比丘只占少數。多數比丘依然堅守創辦人的理念，依法修學。我個人覺得，拉曼雅教派的比丘依然非常的尊敬戒律。即使他們住在寺院或禪修中心，他們仍然實踐頭陀行。他們是我們的的典範。”這位受人敬重的大長老來自其他派系，卻如實不諱的作出這樣的評述。即使是一百二十年過後的今天，拉曼雅教派的比丘依然堅守傳承，依法修學。

拉曼雅教派成立的第八十七年，衍生出另外一個嚴持淨戒的群體；至善瑜伽行者院（*Sri Kalyāni Yōgāshrama Saṃsthā*）。她是咖達威讀威·勝種尊者（*KadaweddduvēJinavaṃsa*）奮力促成的產物。勝種尊者生逢國家，文化以及佛教皆面臨各式考驗的年代。他決心凝聚及培育瑜伽行比丘；那些以修學止禪與觀禪為主，以涅槃為導向，以戒律為師，遵從佛陀制定的戒律，不捨棄小戒與小小戒的出家眾。他辭去德部瓦納·柑達咖臘佛學院（*Tebuvana Grantākara Pirivena*）院長的職位，捨去寺院的布施主，捨去名聲，利益，與眾人的讚美，謙恭的為瑜伽行者院尋找合適的導師。

此時，勝種尊者物色瑜伽行者院承擔者的情景，猶如至堅勝·擁智尊者在拉曼雅教派初創時期尋找首任領導的情景如出一轍。

瓦拉彼堤頁·善友尊者與補瓦單達威·慧喜尊者接受至堅勝·擁智尊者的邀請，承擔起拉曼雅教派領導的責任，培育了許多拉曼雅森林僧。勝種尊者則是邀請瑪搭拉·智悅尊者（*MataraÑāṇārāma*）承擔這個責任。智悅尊者是寺院僧裡很有名望的比丘，也是蝶瓦勾達·勝利寺（*DēvagodaVijayārāma*）的住持。他的心傾向於寂靜少事，勝種尊者最初提出的邀請也被他推脫。在勝種尊者一再的懇請之下，他為了佛教未來的發展而接受這領導的職責。瑜伽行者院成立不久，智悅尊者在寫給勝種尊者的信中提

到：“對！這是履行我們宣揚佛教的使命的開始。為了完成這個使命，即使是用上了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智悅尊者決意為教捨身，這心念是崇高而值得敬佩。

兩位佛法的守護者選擇於 1951 年 6 月 18 日，普桑節（*Poson*）當天，在德渡瓦・捨離寺（*Deldūwa Vivēkārāma*）成立至善瑜伽行者院，期望藉此培育更多有戒德的僧眾。這天舉辦了瑜伽行者院的第一個出家儀式，剃度十二人出家。儀式由腊氏納卡威位正法統尊者（*Rasnakawevē Saddhammavaṃsa*）主持；他是拉曼雅教派的副首領，維拉瓦達・法禮佛學院（*Wellawatta Dharmōdaya Pirivena*）的院長，同時也是勝種尊者的老師。

至善瑜伽行者院的創辦人，弘揚佛法的猛將，勝種尊者他當時的喜悅是如此記錄著：“我們創辦瑜伽行者院不為其他，只為佛教長遠的利益著想。希望能夠培育一群找尋真道的比丘，走在佛陀所開拓的古道上；領受佛法，實修與實證佛陀的教法。這是瑜伽行者院的精神，也是所有人應該充分理解和付出行動的事宜。”晚年的他常說，每當見到這些瑜伽行比丘們實踐佛法，便讓他覺得這裡的每個人都能（在今生）成就涅槃道果。這位擁有菩薩素質的尊者把一生的心血交付於後代的手裡。他為僧俗二眾提供體體證法味的機會。

瑜伽行者禪修以及學習兩年的律藏之後便符合領受比丘戒的資格。至善瑜伽行者院於 1953 年 7 月 16 日在德渡瓦・捨離寺附近的馬擔巴河（*Madampa*）蘇灑吉水上界堂（*Susajjita Udakukkhēpa Sima*）舉辦第一個比丘戒儀式。有十四人領受比丘具足戒。由拉曼雅的高級秘書，倪搭拉瓦・智隨護大長老（*Nitalava Ñāṇissarābhidhāna*）擔任戒師。出席受戒儀式的二十六位比丘包括卡達穆力賈納・蘇霸拉帝（*Kaṭṭamuriccānē Subhāratī*）大長老，穆勒嘎瑪錫蘭卡拉（*Mullēgama Sēlalaṃkāra*）大長老，阿虜伯穆勒・聖種（*Alubōmullē Ariyavaṃsa*）大長老，部殺列・達摩帝蠟加（*Pussallē Dhammatilaka*）大長老，納拉納比頁輝無垢（*Nāraṇāpitiyē Sirivimala*）大長老，導師瑪搭拉智悅大長老，首席顧問勝種大長老，印都魯威至悅（*Induruwē Uttarānanda*）大長老，穆納嘎瑪善意（*Munagama Sumana*）大長老以及其他大長老。許多大長老很樂意為至善瑜伽行者院提供所需的協助。這個令諸天歡喜的佛教項目每日都在成長。數以千計的孩子們出家，領受比丘具足戒，研習三藏，注疏和複注疏。他們培育禪定與觀智，引導在家淨信趣向涅槃的道路。他們培育少欲知足的美德，實踐頭陀行。今日，有紀律的瑜伽行比丘分佈在將近兩百座寺院，每天在同樣的三個時段禮敬佛陀。他們嚴格的遵守佛陀所制的戒律；日常起居遵循瑜伽行者院所立的守則。

1953 年第一屆比丘戒儀式的二十五年之後，智悅尊者在瑜伽行者院的二十五周年紀念慶典上說：“此刻我意識

到，這個被稱為至善瑜伽行者院的佛教專案奠基於大菩薩心，由一群能夠承擔如來正等正覺家業的人所開啟。今日，這傳承依然純淨地保持著。由幾個人所開啟的項目，此時不再局限於斯里蘭卡，而是能夠傳播到國外，同時保持本質不變。名譽，權力，利益的誘惑無法動搖她。這一切都屬於瑜伽行者院創辦人的功勞，他的項目利益了許多生命。

我對我的生命感到歡喜與滿足，有幸能夠在這個項目開始的時候便參與其中，給予適當的協助和支持。”

瑜伽行者院的僧團成員：班比頁·無垢種（*Bambiyē Vimalavaṃsa*）大長老、智悅大長老、勝種大長老、瑪哈宮部威瓦、尚種（*Mahakumbukweva Uttaravaṃsa*）尊者以及龍樹林·聖法尊者。

經藏專家，拉曼雅第十一任領導人，博疊維拉・慧心（*Pottewela Paññāsāra*）大長老在嘎督瓦・德育瑜伽行者院（*Galdūwa Gunawardena Yōgāshrama*）時作出的評述：“當斯里蘭卡比丘的戒法統沒落的時候，我們從緬甸這些鄰近的國家重新取得。如果將來有類似情況發生，我們不再需要去外國請戒。至善瑜伽行者院的僧團能夠滿足戒清淨的要求。”瑜伽行者院僧團的戒德有能力承擔這樣的評述。

拉曼雅的第十二任領導人，維威德霓頁・美達蘭卡拉（*Wēveldeniyē Mēdhālaṅkāra*）尊者在瑜伽行者院五十周年時說：“這個由勝種尊者開啟和指導的森林僧傳統照亮了拉曼雅教派。這個傳統有將近一千位瑜伽行比丘，分佈於一百二十所寺院。他們依律過活，為佛教所作出的貢獻是值得讚歎的。五十年以來，他們的禪教導幫助了世界各地的禪修者，這讓他們名揚海內外。”

斯里蘭卡島的三個教派，唯有拉曼雅教派沒有分裂，在同一個傳承之下延續了一百五十年。瑜伽行者院得到拉曼雅第七任領導，咖拉多達・因達薩拉（*Karatoṭa Siri Indasāra*）尊者的允許，於 1953 年個別舉辦比丘具足戒儀式。因此，至善瑜伽行者院依然在拉曼雅教派的旗幟之下。

納巴納・惜福（*Nāpāna Pēmasiri*）尊者，拉曼雅的第十三任領導人說：“拉曼雅教派在波隆納魯瓦時代已經是

森林僧傳統。這傳統在至善瑜伽行者院得到很好的保護。瑜伽行者院是拉曼雅教派的一部分。當他們有任何的新的動向或是計畫的時候，他們都會先請示總院。如此和睦的僧團非常難得。

這類的評述說明至善瑜伽行者院有能力護持佛陀教法長達五千年。

這簡短的教派史，是為了要讓大家明白比丘持淨戒的殊勝意義。原因是什麼呢？只為介紹這傳記的主人，龍樹林·聖法大長老；這位三藏師，大業處導師，佛陀教法之旗，正法博學者，至善瑜伽行者院的首席顧問，僧團成員。佛陀在增支部四品第七經（*AN4.7*）說：

凡為聰明，有自信者，
凡為多聞，持法者，
凡為佛法，隨法行者，
此人，他被稱為增輝者。

如若比丘博學多聞，承擔佛法，依法修學戒、定、慧；如此，比丘讓僧團增輝。

此書經過聖法大長老的允許，簡要地記錄他的生平。他是一位有美德，領導僧團，讓僧團在斯里蘭卡增輝的領導者。

龍樹林·聖法大長老自傳

天神托夢

這是1938年，位於斯里蘭卡西北部象石省（*Kurunegala*）一個充滿鄉野氣息的伊米哈名內村（*Imihāminnēgama*）。卡盧般答居士（*Kalubanda*）當時已經是三個孩子的父親。為人忠誠的他與家人在這村子過著平靜的生活。有一天，他感到心神不寧，於是便外出到阿努拉德普勒市的盧灣威禮佛塔（*Ruwanweli cētiya*）尋求內心的庇護。盧灣威禮佛塔是斯里蘭卡佛教珍貴的遺產；過去有無數的佛與阿羅漢來過這裡。

當時佛塔正在進行修整工作。樹與藤蔓叢生，粗壯得需要使用特殊器具才能夠清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搬運建材，磚塊，砂石，還有維修工程的進行都非常困難。卡盧般答居士見到這一幕感到欣喜，於此他作意，“所發生的一切都會變得更好。”他便下手幫忙，從早上到傍晚搬運鋼筋與磚塊，傍晚直到破曉則繞塔憶念佛陀的美德。他如此度過六天。

第七天晚上，卡盧般答居士感到疲憊而睡著。在破曉前他做了一個夢，夢裡有天人對他說：“趕快回家吧！

有功德的孩子將要投生到你家裡。”說完天人便消失。他頂禮盧灣威禮佛塔之後便動身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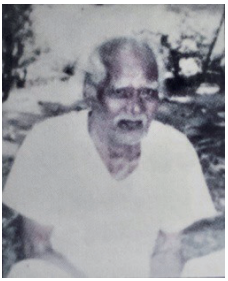
這位有功德的卡盧般答居士就是大長老父親。他的夢是大長老投生時天神預示的夢兆（*dēvatōpasaṅhāraya*）。

出生地

在此，請允許我問您幾個問題。
禮敬尊者，請問您在哪裡出生？

“我生於一個叫伊米哈名內的鄉村。康堤王朝的時候村裡住了一位名為固搭播啦的長老比丘（*Kuḍāpola Thero*），因此這個鄉村也被稱為固搭播啦村。後來村子改名的時候使用前村長伊米哈名內的名字，改為伊米哈名內村。這個村子是位於象石省伊哈勞多達縣，（*Ihalaōtoṭa*）克垃蘭卡達瓦拉（*Keralankaḍawala*）區內。我出世的時候村裡只有三十戶人家。他們都是來自帝三拿亞克（*Dissanayake*），威則昆（*Wijekoon*），以及伊利亞夠拉（*Iriyagolla*）家族。村民就像一家人一般的團結。這是健康，強壯與幸運的一群人。他們以務農為主。”

尊者，誰是您的父母呢？



“我的父親是庫魯內革勒王朝，帝三拿亞克·啊迪卡蘭（*Dissanayake Adhikàram*）的後裔。他的名字是帝三拿亞克·穆迪咽瑟拉格·卡盧般答（***Disānāyake Mudiyansēlāgē Kalubanda***）。我母親也是帝三拿亞克·啊迪卡蘭後裔，名為瑪尼嘎母威格達拉·部及門尼卡（*Māniṃgamuvēgedara Punchimeṇika*）。”

大長老的誕生

尊者，請您回顧您的誕生和家庭背景。

“我生於 1939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一。我的俗名是帝三拿亞克·穆迪咽瑟拉格·興·班達（*Disānāyake Mudiyansēlāgē Heen Banda*）。我有兩位哥哥，一位姐姐，一位弟弟和兩位妹妹。我在家裡排行第四。”

童年與教育

“在我還是嬰孩時期，隱約記得我見到，“我要回去過去的地方（前一世）。依據我現在的條件是無法去到那裡的，

我必須出家才行。”在還不懂什麼是出家的年紀，我已經有出家的念頭。過了一段時間，父母為哥哥選擇吉日進行閱讀字母的儀式，我也跟在儀式當天開始學習字母。
（孩子們在這儀式開始人生第一次的閱讀。）哥哥比我早一年上學。我在隔年開始上學。那時，我常把哥哥的課業記起來。我是在尼拉咖瑪國王寺（*Nilagama Raja Mahā vihāra*）附近的尼拉咖瑪小學（*Nilagama*）上學。這所學校的課程只有到初中程度，沒有更高級的課程。我常得到師長的歡心，也很乖巧地學習。”

“我們上學的路途會經過尼拉咖瑪國王寺。寺院的比丘對我們非常好，因此我們有機會向他們學習各種偈誦。在我們經過院子的時候，如果比丘剛好在在院子裡，他就會把偈頌寫在黑板上教導我們。在我小時候，村裡的社區中心有一所佛法學校，有幾位在家眾長輩負責佛法教學。我們通過這學校學習誦念偈頌，例如 *Buddhagajjaya*，*Sakaskaḍa* 和 *Nāmāshṭa shataka*。”

“我完成三年級的時候，因為成績優越獲准連升兩級到五年級。完成八年級初中課程之後，老師說要讓我進入其他高校繼續升學。我拒絕了他們。為什麼呢？這是因為想出家的念頭已經強烈影響我。學校裡其他的孩子叫我成為他們的老師，我對他們說，我不會成為教師。我會出家。這是我接受教育的歷程。”

導向出家

尊者，剛才您說，小時候您已經有出家的念頭，是否可以說得更詳細一些？

“記得在我還沒學會識字之前，村裡有六位與我們家有親戚關係的暹羅教派（*Siyam Nikāya*），阿斯機利亞分派（*Asgiriya*）的出家眾。其中一位比丘來到我們村裡，住在我家。母親就很細心地照顧這位比丘。早餐後，在他離開之前，比丘問，“我們的寺院有很多稻田，茶與橡膠園；能否讓這家裡的其中一位小孩出家嗎？”母親立即回答，“尊者，不容許我的孩子投生到地獄去。”當時我聽了之後感到非常害怕，如果我出家便會投生到地獄。但是，想出家的念頭依然圍繞在心裡，日漸強烈。九歲的時候，我已習慣與祖母在尼拉咖瑪國王寺持守八戒。祖母與父親在所有的布薩日都持守八戒，而我只在月圓布薩日才受持八戒。那時的我已經非常喜歡分享佛法。母親在我七年級的時候離世，這件事加強我出家的意願。”

“後來，他們在村裡成立了一所森林寺院，那便是龍樹林森林道場（*Nāuyana Āranya*）。威構達・菩提護長老（*Vigoda Bōdhirakkhita*）於 1954 年開始居住在這所寺院。我們已習慣在寺院持戒。寺院裡流通著由勝種長老所著的禪修手冊。我們依據手冊裡的指示習禪，並且開始在家裡打坐。我父親通常在晚餐過後會修習兩個小時的禪修。我將《應行慈愛經》

記起來，然後學習慈心禪。我獨自睡一間房，在睡前會修習半個小時的慈心禪。修習慈心禪帶給我很大的利益；睡得非常安穩，完全沒有夢，醒來的時候感到很舒服，接下來的一整天都覺得很開心，而且能夠記得所學習的佛法。我曾經如此祈望，“如果這個年紀（在家）禪修就已經得到如此利益，若我能夠在寺院禪修，那將會是多麼的幸運呢？因此，我一定要出家！”我常分享功德給天神，並且發願，“願我能夠到一個合適的地方修習這偉大的沙門法！”我每天早上就五點起床。禪修六到七個月之後，出家的因緣就成熟了。”

“在我十四歲那年，智悅大長老與兩位隨行的比丘從龍樹林森林寺院前往般巴拉嘎威瓦村（*Bambaragasweva*）講法中途，在我們村裡的菩提樹下歇腳。村民為他們準備座位，供養藥食（*Gilanpasa*），禮敬尊者們，然後逗留在原地。我也高高興興的跟著留下。智悅大長老挺直上半身端坐著，視線停留在前方大約兩碼的地方。當時知識淺薄的我意識到，智悅尊者是一位中道追隨者。當天我決意，有朝一日我也要成為一名追隨中道的佛教沙門。”

“有一次，勝種大長老與七位隨行比丘來到龍樹林森林寺院。我們到寺院去禮敬尊者們。當天，勝種長老依據《阿修羅經》（*Pahārada sutta*）給了大約一個小時的佛法開示。我們聆聽這有趣的佛法。類似這樣的事讓我的心更加傾向出家。”

出家

尊者，請說說您出家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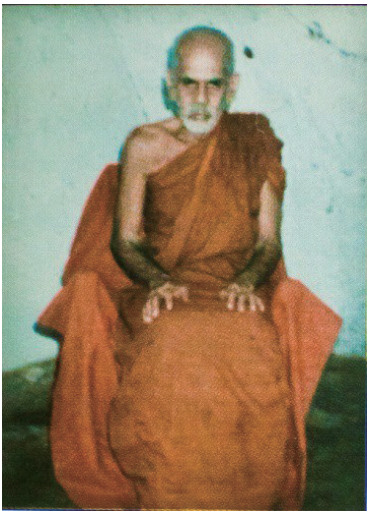
“有一次我見到三位分別十歲，十一歲與十二歲的小孩，剃去了頭髮，穿上紅褐色的衣著，受持十戒準備到龍樹林森林寺院出家。他們路經我們的村子要到別的寺院。見到這樣的情景，我思維，“這些年紀比我小的孩子已經準備出家，我更不需要再拖延下去。”隔天用完午餐，我禮敬父親，然後告訴他：“請您把我交給寺院。”父親問：為什麼？”我說：“我要出家。”在這之前我從來沒有對任何提起（我決定）出家這件事。父親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答應我：“好。可以。”我說：“必須現在就去。”父親問：“為什麼現在就要去呢？”我說：“我的兄弟們會反對。所以，現在就走為妙。”父親回答：“這些事我會處理。我們明天才去。”家裡人非常疼愛我，為了不要造成阻礙，我出家的決定等到隔天早上才宣布。”

“隔天早餐後，我到村裡禮敬長輩們。當時沒有遇到任何阻礙，而且每個人都祝福我。之後我們去寺院；菩提護長老當時住在寺院裡的一個山洞。父親把我的手安置在菩提護長老手上，對他說：“尊者，請您讓這孩子出家。”接著把我交給尊者。菩提護長老給了一段簡短的開示，然後接受我的出家。那是 1956 年 10 月 27 日，佛陀入滅後兩千五百

年。第二天，父親與大批村民到寺院裡做供養。供養完畢父親把我帶到庭院盡頭的山洞前問我：“孩子，出家是你一時衝動的決定嗎？你現在依然可以改變主意。出家後再還俗會讓人非常的失望。若是如此，不如我們現在就回家。”我默默的頂禮父親，接著回答：“走上這旅程來到這裡，我沒想過回頭。”父親說：“善哉。（*Sādhu*）”給我祝福。那天，我剃落頭髮，穿上紅褐衣，領受十戒。”

龍樹林森林道場

“阿育王向阿羅漢馬欣德請了佛陀舍利，然後築建許多塔用來供奉佛陀舍利。他建的每座塔之間相距一由旬（*Yojanā*），其中一座舍利塔就坐落在龍樹林。以此推斷，龍樹林的歷史可追溯到西元前三世紀。龍樹林古佛塔的廢墟中曾經發現存放著佛陀舍利的金櫝，這座舍利塔最近已經被重建。古時阿羅漢們的戒德與龍樹花香一定是遍佈了整個國家。許許多多的信眾就像蜜蜂追逐花香一般，讓戒德吸引至此。龍樹林是守護喬達摩正等正覺的教法的聖地，也是信眾修習布施，持戒與禪修的聖地。”



威構達・菩提護長老

（***Ven.Vigoda Bōdhirakkhita thero***）

“菩提護長老於 1954 年的到來，為龍樹林森林寺院現有的發展奠基。尊者是於 1952 年至善瑜伽行者院第二次的出家儀式出家。當時的儀式是在維拉瓦達・法禮佛學院（*Dharmodaya Pirivena Wellawatte*）進行，由教派的領導，穆樂嘎瑪・戒輝大長老（*Mullegama Sīlālaṅkāra*）主持。菩提護尊者於 1954 年在尼瑪拉瓦（*Nimalava*），達波瓦納（*Tapōvana*）的無等水上界堂（*Aṭulla Jātassara Udakukkhēpa Sīmā Mālaka*）受比丘戒，戒師是阿魯波穆勒・聖種大長老（*Alubōmullē Ariyavaṃsa*）。這是至善瑜伽行者院第二次的比丘戒儀式。菩提護長老在龍樹林森林道場住了將近四十四年。”

出家準備期

尊者，您還記得持守在家十戒的那段日子嗎？

“我在離家的第二天受持在家十戒。菩提護長老因為身體的病痛回到家鄉接受阿育吠陀（*auruvedic*）醫療。長老的哥哥在他們位於干巴哈區（*Gampaha*）的威構達（*Vigoda*）家鄉起了三間僧舍。我們在淩晨四點離開龍樹林森林道場，與我同行的還有另外三位十戒居士以及一位淨人。抵達威構達的時候剛好是午餐時間。在長老他哥哥的家用完午餐，我們就入住新的僧舍，開始我們長達四個月的佛法基礎訓練。長老協助我們安排了一個很充實的時間表，確保我們的時間都妥善度過。我們在凌晨三點五十分起床，四點到五點禪修。接著禮敬佛陀與念誦護衛經。念完護衛經我們再禪修十五分鐘，之後就去執行職務與經行。九點洗澡，十點去托缽。長老在訓練我們的時間使用了非常好的教學策略;例如，讓我們重複一遍他在托缽路上為布施者做的簡短開示。每天禮敬佛陀之後我們都會禪修十五分鐘。第一個星期坐十五分鐘，第二個星期二十分鐘如此漸漸增加，訓練我們長坐的腿力。”

“同時長老教導我們巴利語，介紹各種禪修方法，訓練我們如何正確地執行職務與開示佛法。這些學習我們都掌握得很好。此時長老為我取名慈愛居士（*Maitree Upāsaka*），

並且把我的名字寫在筆記本。後來長老與其他布施主去朝聖，我們與那位布施主一起到嘎督瓦總部。當時智悅大長老與勝種大長老在這裡常住。”

“我們在總部會見兩位大長老，頂禮他們以及向他們問安。交談期間，大長老說：“這幾位居士的行儀成熟，今天即刻出家也可以！”當時，未符合年齡的孩子是不應允出家的，但是我在三個星期內得到出家許可。我在 1957 年 3 月 2 日抵達嘎督瓦。3 月 3 日各達滿內・無垢種長老（*Geṭamānnē Vimalavaṃsa thero*）與一位即將出家的年長居士到達嘎督瓦。他見我每天禮敬佛陀三次，機敏地執行職務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勝種長老要求我建設一個經行的步道。我把磚塊疊起，把沙鋪在地上，建設了一條非常美好的經行步道。建設好之後我把步道供養給長老。我是這樣度過了這個出家準備期。”

在佛陀的教法裡出家

尊者，您是如何實現出家的願望？

“那時，勝種長老決定於 3 月 27 日為我們舉行出家儀式，因此我通知了父親。他作好準備之後與其他四個人一起

在儀式的一天抵達嘎督瓦。有許多比丘出席這個儀式，包括：菩提護長老，那夠拉寺（*Nāgolla*）的嘎男可・喜悅長老（*Kananke Mudita thero*），還有大約七位到八位已經在嘎督瓦住下的比丘；喜悅長老為我準備了袈裟以及其他的資具。3 月 27 日破曉時分，法衣長老（*Dhammāvāsa thero*）剃除我的頭，林寶長老（*Vanaratana thero*）則負責手染我的袈裟；大家都下手幫忙。出家儀式在 8 點 30 分開始，有三個人出家。我是三人當中年紀最小的；未滿十八歲。有幾位德高望重的長老也出席這儀式，包括：總戒師智悅大長老，勝種大長老，給大滿涅・無垢種大長老（*Geṭamānnē Vimalavaṃsa*），把哈大穆列・慈視長老（*Pahatamullē Piyadassi*）以及瓦拉穆列・智力長老（*Walasmulle Ñāṇāvāsa*）。我的腰帶是由總戒師智悅大長老給我繫上。（根據斯里蘭卡傳統，出家的其中一環，老師會象徵性的將袈裟的腰帶暫時繫在學生的頸項。）”

“儀式當天並沒有很多布施主出席。嘎督瓦的主要護持者，薩瑪琳・威克瑪拉內・瑟納納雅給女士（*Samalin Wickremaratne Senanayake*）提議讓她承擔我們所有的教育所需。”

“幾天後，我被賦予“龍樹林・聖法”這個名字。這便是我在 1957 年 3 月 27 日的出家歷程。”

法脈傳承

最受尊敬的智悅大長老

最受尊敬的勝種大長老

最受尊敬的智悅大長老是聖法長老的戒師。最受尊敬的勝種大長老是聖法長老的導師。這兩位長輩都是來自偉大的法脈傳承。

至堅勝・擁智大長老是拉曼雅教派的創辦人。他在緬甸的拉曼雅省達上受比丘具足戒。至堅勝・擁智大長老所領導的僧團恭請善友大長老為導師與戒師。拉曼雅教派首任總秘書，智悅大長老是瑪達列・法嚴大長老（*Matalē Aggadhammālaṅkāra*）的學生。法嚴大長老則是善友大長老的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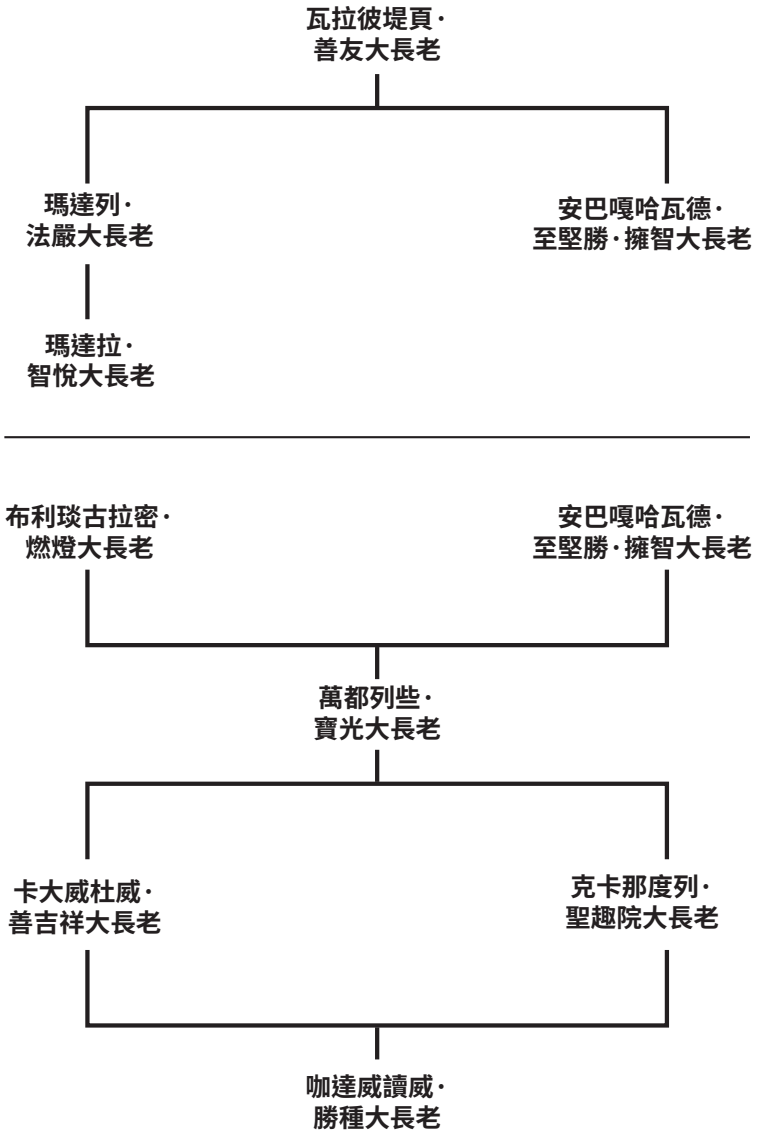
智悅大長老是至善瑜伽行者院的大戒師。

萬都列些・寶光大長老（*Wanduresse Ratanajōti*）是頭陀行者布利琰古拉密・燃燈大長老（*Puliyaṅkulame Dīpaṅkara*）與至堅勝・擁智大長老的學生。

卡大威杜威・善吉祥大長老（*Kadawedduvē Suguṇatissa*）與克卡那度列・聖趣院大長老（*Kekaṇadurē Ariyavilāsāsabha*）則是寶光大長老的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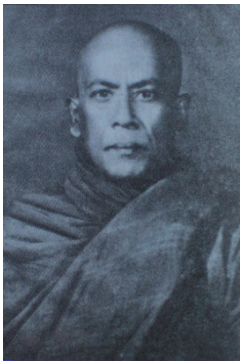
至善瑜伽行者院創辦人之一，最受尊敬的勝種大長老乃是善吉祥大長老與聖趣院大長老的學生。

勝種大長老在佛教界的領導才能被視為奇跡，甚至有人說勝種大長老是至堅勝・擁智大長老再生。


瓦拉彼堤頁·
善友大長老
瑪達列·
法嚴大長老
安巴嘎哈瓦德·
至堅勝·擁智大長老
瑪達拉·
智悅大長老
布利琰古拉密·
燃燈大長老
安巴嘎哈瓦德·
至堅勝·擁智大長老
萬都列些·
寶光大長老
卡大威杜威·
善吉祥大長老
克卡那度列·
聖趣院大長老
咖達威讀威·
勝種大長老

佛法訓練

尊者，請您描述您的沙彌時期。



“出家受沙彌戒之後我只在嘎督瓦住了三天，因為無垢種長老為我提供了一個美好的機會。出家儀式期間，無垢種長老與我們同住。3 月 29 日下午，長老問我：“如果這位年輕的出家人願意去我的寺院，我可以教導你。”我回答：“如果戒師允許，我願意去。”勝種長老如願地應允我的要求。”

“隔日凌晨四點，無垢種長老、威拉黑拉・教行長老（*Wērahera Sāsanayōgī*），一位新比丘，阿督魯基立業・大法喜長老（*Aturugiriyē Sudhammānanda*）以及我共五位出家眾在一名淨人的陪同下乘搭巴士去可倫坡。在可倫坡的城堡佛堂用了所攜帶的午餐之後，我們啟程前往納他嘎內寺（*Nātagane*）。抵達納他嘎內寺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五點。”

“在無垢種長老督導的一年裡，他給我提供了很好的教導。我開始禪修，培育正念。因此，我的學習變得非常容易；幫助我記住整部的護衛經與大念處經，能夠深入地學習與記住《法句》（*Dhammapada*），《*Bālāvatāraya*》與《*Sutta*

Saṅgrahaya》。長老教導我們清淨道論與巴利語。當時的學生只有我和大法喜長老。後來，寺院來了幾位剛受比丘戒的比丘，大長老撥時間教導他們。這安排減少我的上課時間，但是我使用剩餘的時間做深入的學習。”

“我在寺院尾端一間名叫安娜拉（*Annara*）的僧舍住了六個月，在這裡禪修累積到很好的經驗。後來，我的禪修受到生病的影響而中斷。寺院的住持比丘讓我告知父親，父親把我帶到龍樹林養病。用藥痊癒之後，住持比丘指示我再回去納他嘎內寺。1958 年 8 月 2 日，即是回到納他嘎內寺的隔一天，我前往阿拉瓦（*Raṅwala*）的阿育王寺（*Ashoka Āranya*）。在接下來的幾年我都住在這裡，繼續領受無垢種長老的教導。當時那裡沒其他學生，我趁這個機會完成中部聖典（*Majjhima Nikāya*），*Bālāvatāraya* 與 *Rūpasiddhi* 的學習，同時訓練書寫，閱讀與開示佛法。期間，我也會出席寺院以外的佛法開示。寺院的人手不多，我必須學會如何剪裁袈裟。此外，我做了達上及戒律相關的課業，學習《*Kankāvitāranī Mātikaṭṭhakatā*》，《*Sikhvaḷanda*》與《*Sikavaḷanda vinisa*》，用一個星期把所有的波羅提木叉（*Pātimokkha*）牢記於心。這期間我也向尚種長老學習阿毗達摩概要（*Abhidharmārtha Saṅgrahaya*）。這是我的沙彌時期。”

達上 - 受比丘戒

尊者，可以講述您達上受比丘戒的經過嗎？

“1958 年 11 月 25 日，在尼瑪拉瓦的阿努拉湖（*Añulla Jātassara*）有一場達上受比丘戒的儀式，無垢種長老寫為我寫一封提名信。或許是信件延誤，我的名字沒有被列入受戒者名單內。長老的意願沒有兌現，他就不需要出席受戒儀式。不久，無垢種長老與勝種長老商討，然後決定在我們住的地方舉行一個達上比丘戒儀式。估達河（*Kuḍā oya*）流過蘭瓦拉村（*Ranvala*），布施主們就在這裡準備水上戒堂。”

“儀式當天下起大雨，納他嘎內寺的住持比丘與我到菩提樹下供燈，禮敬，然後說：“現在即將要將舉行一個重要的儀式。請立刻停止下雨。”之後，雨便停了。當時的河已接近氾濫，路上泥濘。”

“達上受比丘戒的儀式是在 1959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三舉行。尼瑪拉瓦寺的住持比丘，瑪達瓦拉・法跡大長老（*Madawala Dhammatilaka*）是戒師。有五位比丘相繼念誦羯磨（*Kamma vācā*）；這五位比丘有智悅長老、勝種長老、無垢種長老、穆納嘎瑪・善意長老與蝶瓦勾達・吉晟長老（*Devagoda Maṅgalasiri*）。有二十七位比丘出席這儀式，協助達到法定人數的要求。另外還有四名與我一同達

上的比丘，他們是布拉欣哈拉・無垢法長老（*Bulatsinhala Vimaladhamma*）、勾大夠達・勝悅長老（*Kōdāgoda Jinānanda*）、阿函干・謙順長老（*Ahangam Vinīta*）以及碟拉尼亞嘎拉・彌醯長老（*Deraniyagala Mēghiya*）。我在下午 3 點 50 分正式達上領受比丘戒。這是我達上受具足戒的經過。”

達上之後的教育路程

尊者，您在達上之後有繼續接受佛法教育嗎？

“當然有。達上四天之後我在阿育王寺過雨安居。我用這段時間向無垢種長老學習戒律及相關的注疏。我也看了一些能夠幫助提升閱讀水準的典籍，例如：《皈依佛》（*Butsaraṇa*），《皈依法》（*Damsaraṇa*），《皈依僧》（*Saṅgasaraṇa*）。無垢種長老受邀到嵐壩博古納寺（*Rambapokuṇa*），於是他指示我去補呼威拉（*Puhulvella*）的羅哈納瑜伽行者院（*Srī Rohaṇa Yōgāshrama*）找勝種長老，請求他的督導我。納他嘎內寺的長老也受邀去嵐壩博古納寺。我不能自己一個人獨行去補呼威拉，因此我回去龍樹林。當時壩碟嘎瑪・優行長老（*Baddēgama Pēsala*）與他的淨人住在龍樹林。在他們的協助之下，我於 1960 年 1 月 9 日抵達補呼威拉。勝種長老歡迎我們的到來。我在他的座下學習了兩年。當時的學生很少，只有天悅比丘（*Devānanda*）

與其他幾位。他們都是新人，於是在不影響我學習與記誦經典的情形之下，我承擔起佛法開示及其他日常職務。”

“有一天，總戒師來探望我們，給了一個很妙的提議：“讓我們的比丘學生們記誦三藏，然後依照成績給予獎勵。”聽了之後我開始記誦巴拉基咖（*Pārājikā*），在短時間內完成之後接著記誦巴吉帝雅（*Pācittiya*），然後用了將近四個月的時間完成律藏的經分別部（*Vibhaṅga*）。勝種長老會檢視我們的學業。有的時候勝種長老出門，蝶瓦勾達・吉晟長老就接任代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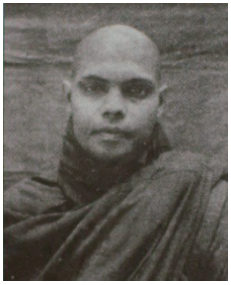
“瑜伽行者院於 1976 年 7 月 16 日至 18 日期間，在尼瑪拉瓦寺舉辦十周年慶典。16 日是僧團大會，17 日決意界堂，18 日在阿杜拉界堂（*Aṭulla Sīma*）舉行達上受比丘戒儀式。因為我能夠完成記誦律藏的經分別部，在慶典期間被頒予“經分別導師”（*Vibhaṅgācāriya*）的榮銜。”

超強記憶力

吉晟長老曾說，“如果聖法比丘學習了一個小時，他會用超過一個小時來重複所學。”
尊者，您的記憶力很好有什麼秘訣嗎？

“我並沒有使用很多精力去記。我的日程是這樣的；每天 3 點 50 分起床。盥洗之後我習慣修習一個小時的出入息念。不過，我不會在早晨學習。接著，我會禮敬佛陀，誦念護衛經，禪修與執行職務直到早上七點才用早餐。接著我會學習一個小時，但是一個小時是不足以把所學的東西重複複習一遍。大長老就會說，“今天就到此為止。”修習正念說明我記住更多的資料。我會追憶當天我所學的課業。有的時候不夠時間背誦，我會在腦海裡回想。”

“勝種大長老指示我去達納勘大（*Danavkanda*）的莊嚴吉祥寺（*Sirimaṅgala*），因為那所寺院的大長老獨居。我在 1961 年 7 月 24 日抵達，成為大長老的侍者。我依止大長老，深入地學習《*Rūpasiddhi*》（一本關於巴利文法的書），也學習了部分的阿毗達摩。1962 年 2 月 2 日，我完成記誦大品（*Mahāvagga*），小品（*Cullavagga*）與附隨（*Parivāra*），如此我便完成律藏。我收到律藏的注疏作為獎勵。接著，我開始記誦阿毗達摩藏（*Abhidhamma Piṭaka.*）。我記得在 1962 年 3 月 4 日到 3 月 25 日，用十九天（附注：英譯原文是如此。）完成整本《法集論》（*Dhammasaṅganī*）的記誦。除了部分的經典，我已經能背誦整套三藏。”



“我接著學習《*Vyākaraṇa*》（文法），《經分別論》，《界論》（*Dhātukathā*）與《雙論》（*Yamaka Pakaraṇa*）。在學習《發趣論》（*Paṭṭhāna Pakaraṇa*）之前我想增強我的正念，因此我去米勒嘎啦瑜伽行者院（*Mellegala Yogārāma*）。當時智悅長老住在那裡。”

“取得勝種長老的允許之後，我過去米勒嘎啦瑜伽行者院。從 1963 年 4 月 8 日開始，接下來的兩個月我向智悅長老學習以正念為基礎的禪修業處。在這之後，我記誦完整套的《發趣論》。”

“智悅長老讓我向列魯嘎內・無垢欲長老（*Rērukāne Chandavimala*）進一步的學習《阿毗達摩》，並指示阿督盧記列・無垢智長老（*Aturugirye Ñāṇavimala*）協助安排。無垢智長老的安排為我帶來深入學習《阿毗達摩》的良機。 1963 年，我與智悅長老，還有九位比丘在嘎啦巴魯瓦瓦（*Kalapaluwāwa*）的喬達摩・達波瓦納寺（*Gōtama Tapōvanaya*）入雨安居。每個星期會我會去一次波估努威達（Poku uvita）的毗奈耶蘭卡寺（Vinayala kārārāma）。在去之前，我會先閱讀《阿毗達摩》，記下疑難，然後再向無垢欲長老請教。他能夠在不必查閱典籍的情況下解釋《阿毗達摩》疑難！我們的討論時段是介於下午 3 點到 5 點之間。無垢欲長老對教學不太感興趣，他喜歡著書。當時他正在寫著《二十四個大功德》（*Sūvisi mahā guṇaya*）。回塔波瓦亞那寺的交通是由蘇瑪納・嘎盧納拉內居士（*Sumana*

Karunaratne）負責。因此，我能夠在這三個月期間通過一系列的討論，更深入的瞭解《阿毗達摩》。在塔波瓦亞那的兩年，我結識到緬甸籍的智者長老（*Ñāninda*）。他教我緬甸文，幫助我學習律藏的《小學》（*Kudusika*）。”

“之後，我向蝶瑪達勾大（*Dematagoda*）大清淨寺（*Mahā Visuddhārāma*）的蝶威努瓦拉·智活大長老（*Devinuvara Ñāṇāvāsa*）學習，每個星期四天。每次往返塔波瓦亞與蝶瑪達勾大之間需耗車資價值十二盧比，全部由嘎盧納拉內居士與達巴列居士（*Dabare*）所承擔。當時所有相關的書籍都只是在簡談阿毗達摩藏，唯除六本講得比較詳細的，每一本講解三個課題。智活大長老很樂意的仔細教導每個阿毗達摩藏課題。持續一年的學習，讓我完成閱讀與學習整套阿毗達摩藏以及相關注疏。這是我的學習過程。”

執行教務

尊者，您為自己努力的當兒，也為佛教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您是如何兼顧呢？

“我精進的守護戒行，致力圓滿波羅蜜。記得 1962 年 3 月 27 日的一件事。在勝種長老生日當天分別在嘎督瓦，尼瑪拉瓦以及瑪希衍嘎納（*Mahiyaṅgana*）為他的生日安排了三件善行。3 月 27 日也是我的出家，當時我在嘎督瓦。儘管我無法做大型的布施，但是我會習慣性的在我出家紀念日行善累

積功德，紀念自己的出家日。我將所收到的名貴剃刀供養給勝種長老，將一件坐具供養給智悅長老，對他們說：“今天是我的出家日。”勝種長老回答：“此後，這個很有功德的善行應該由你來辦。”從那天開始，我們會在每年的 3 月 27 日做供養，供養任何我們所收到的資具，然後把功德回向於世間的一切眾生，包括天神。我也會在 7 月 15 日達上受具足戒日，以及 4 月 24 日，生日的時候做類似的善行。”

“1962 年 3 月 27 日舉辦了一場殊勝的慶典。我得到許可為在場出席者講示佛法，有很多的大長老出席這慶典。那個年代，嘎督瓦寺院的法堂很小，佛法開示時使用的法座卻相對很大。儘管如此，我無懼地坐上為法師所準備的法座，憑著記憶宣說《清淨道論》裡的戒品（*Sīla Niddēsa*）。出席的長老們對此感到非常的讚賞。”

“1963 年我在達波瓦納過雨安居。每個星期日，過雨安居的出家眾以及附近的在家居士會來道場聽智悅長老所開示的七十三種佛智，一般為時一個小鐘。開示之前我會做七十三種佛智的相關學習，然後出席佛法開示。智悅長老講完無間斷三摩地智（*Anantarika samādhi Ñāṇa*）之後，指示我接手繼續給大家開示其他的佛智。後來，我的開示受到更多的人欣賞。有一次，我在達錄嘎啦（*Daluggala*）依據《傳車經》（*Ratha Vinīta Sutta*）給了四個小時的開示。勝種長老經常派我開示佛法，因此我已經給過數百場的佛法開示，有的甚至是一場長達幾個小時。”

“後來，納他嘎內寺的長老邀請我到勾嘎啦三藏法界佛學院（*Koggala Tipiṭaka Dharmāyatana*）教學。這是我第一份以老師身份教學的任務，我教了六個月。接著，我到帝雅他拉瓦（*Diyatalawa*）的智悅捨離寺（*Ñāṇārāma Vivēkāshrama*）住一年又六個月。1967 年 3 月 25 日，勝種長老指示我回到嘎督瓦，教導巴利文、經藏、律藏和論藏，同時參與許多的教務工作。尚種長老是嘎督瓦的居民，他邀請我去甘地利雅瓦（*Gantiriyāwa*）。在這之後我便一直在勝種長老身旁。因此，有更多的法務分配給我。勝種長老走訪許多寺院，我從中協調。這些任務是沉重的負擔我邀請尚種長老（*Uttaravaṅsa*）協助分擔一些職務。他抵達之後，我們分擔教學的職務。”

“1969 年是我出家第十年。為了修頭陀行與禪修，我取得勝種長老的允許之後前往盧旺吉利勘達森林道場（*Ruvangirikanda Āranya*）。我在森林道場修持種種頭陀行與禪修，並且得到瑪達列・戒護長老（*Matale Sīlarakkhita*）的指導。我住在山上的農夫山洞（*Kassaka*）。每天早上 9 點會下山托缽，接著洗澡和用餐，然後在住持長老的僧舍內禮敬佛陀。之後便帶著我的棕葉傘，缽和飲水器皿回到山洞。這是一段怡人的時光，身體也很健康。在這裡住的期間，盧納吉利頁長老（*Runagiriye*）與我們分享他的禪修經驗。這是非常寶貴的經驗。後來，我回到嘎督瓦繼續教學以及協助教務。我的時間是這樣使用。”

“瑜伽行者院於 1972 年舉行二十年周年紀念慶典。原本瑜伽行者院是在 1971 年進入二十年，由於受到一些阻礙，只好將慶典挪後至 1972 年。這慶典是在 6 月 16 日至 18 日期間，在阿努拉德普勒舉行。16 日的慶典儀式在西理瑪・菩提（*Sirima Bodhi*）。17 日我在盧灣威力薩雅大佛塔（*Swarnamāli Mahā cētiya*）主持七十三種佛智供養，晚上給佛法開示。18 日的慶典是在杜壩拉瑪亞佛塔（*Thūpārāma*）以及三摩地佛像（*Samādhi Buddha*）舉行。”

“我再次回到嘎督瓦，為僧俗二眾辦禪修班。禪修班的教學以修習四十種業處為主。我自己也是修習這些禪修方法，包括使用外在目標為業處的遍禪（*Kasina*）。我以這樣的方式，把每時每刻填滿善念。”

“1977 年 5 月份，瑪蒂黑・智獅長老（*Madihē Paññāsīha*）與四位代表來到嘎督瓦。他向勝種長老要求：“彌理嘎瑪（*Mirigama*）將會開辦一所佛學師訓學院，想請聖法比丘去協助禪修課程。”勝種長老考慮之後說：“讓聖法去協助三個月。請在這段時間訓練其他接棒人。”我與其他三位比丘一同承辦這個課程，課程進展得非常的順利。每兩個星期我們就會指示學員們修習新的禪修業處。參與者都是在職的佛法老師。由於課程取得很好的成果，他們再次邀請我協辦第二季的課程。勝種長老也應允這個要求。通常，兩個星期的禪修課期間我會住在彌理嘎瑪，但是雨安居期間艾貝

爾・艾迪力欣給居士（*Albert Edirisinghe*），U.D. 賈亞瑟克拉教授（*U. D. Jayasekera*）與穆搭利給居士（*Mudalige*）到嘎督瓦參與一個星期的禪修課程，於是我便回嘎督瓦協助。第二季，為時三個月的禪修課程圓滿結束，在年終的時候為學員們舉辦了結業儀式。隔年，我繼續受到邀請，教導禪修課程。雖然我身擔著述瑜伽行者院歷史的重任，勝種長老生病需要看護，但是我繼續協助課程，經常往返於學院與寺院之間。後來我無法再繼續協助了。1978 年 5 月 11 日早晨我做了一個夢。夢裡有位巨大的天神在空中示現祂的形象，然後對我說：“學院的兩位院長會來邀請您繼續協辦禪修課程。請您務必接受。如果您不接受這邀請，我們不會允許其他人接手。”說完天神便消失。當時我不知道兩位院長會來。他們在早上九點三十分抵達嘎督瓦，那時還沒到托缽時間。他們來到之後，用了半個小時稱讚禪修課程，接著提出邀請。我對他們說，我非常希望可以協助，但是勝種長老生病需要照顧。同時，瑜伽行者院二十五周年慶典有許多的籌備工作必須處理。於是，我帶他們去見勝種長老，勝種長老也說了同樣的話。後來這禪修課程就停辦了。我以這方式處理職務，從不回避。”

對前來邀請聖法長老的人，勝種大長老給了這樣的教誡。

“聖法長老是瑜伽行者院的寶藏，無論你邀請他去到哪裡，務必毫髮無傷的把他帶回來。”

“還有另一項重要的傳法活動。四位來自可倫坡公務員佛教協會的代表來到嘎督瓦，請求勝種長老允許，讓我去教導禪修。1984 年 6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來自各個不同單位的公務員休假半天，出席禪修課程。課程地點是在可倫坡公共圖書館禮堂。接著下來的每一個月都會舉辦禪修課程。我的交通是由公務員嘎樂居士（*Galle*）提供。這個課程是全天的持戒與禪修。我以三種隨念作為開始；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接著教導慈心觀，不淨觀與死隨念。接著教導《大念處經》裡提到的二十一種培育正念的方法，然後四十種業處。我把十種不淨觀分開，個別教導。接著是十種遍禪，四梵住的慈、悲、喜、捨，和其他止禪業處。在完成止禪業處之後我才開始教導觀禪。我用了很長的時間，仔細地教導觀禪。至於課程規劃，我把它準備得淺顯易懂，讓普羅大眾能夠容易明白。課程內容依據《清淨道論》，《無礙解道》（*Paṭisambhidā Magga*），《經分別部》，無垢欲長老的《*Vidharshaṇā Bhāvanā Kramaya*》注疏以及其他文獻；同時也把阿毗達摩教法編進去。起初，課程由不同的比丘協助，後來只由米達拉威・謙順大長老（*Mītalāvē Viṇīta*）與達士瓦碟・善戒大長老（*Dāswatte Sumanasīla*）協辦。這課程持續進行了好長時間，直到 1989 年恐怖襲擊事件的影響才暫停兩個月；公路與圖書館皆關閉。即使是這樣的非常時期，邦巴必帝耶（*Bambalpitiya*）的金剛寺（*Vajirārāma*）與特氏坦學院（*Thurstan College*）的課程依然如期進行。到 2014 年為止，這課程已滿三十年。由於健康原因，公務員佛教協會接手課

程。這是我給可倫坡居民所做的佛教服務，將法喜帶給許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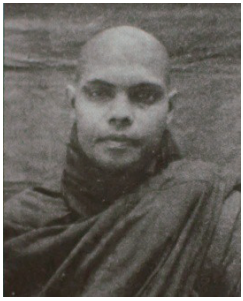
“我依然住在嘎督瓦總部。每年在勝種長老的生日前後，會舉辦一個為期七天的功德慶典。我會親自負責大多數的活動，例如；供養與禮敬過去七佛，供養乳糜，佛法開示，給戒與禪修引導。我經常受委任主持各項僧事儀式，例如，達上受比丘戒儀式的時候帶領念誦戒磨。雨安居三個月期間，我會負責佛法開示與禪修課程。功德衣（*Cīvara*）月，我會到各個道場開示供養卡緹娜袈裟（*Kaṭhina Cīvara*）的功德。與此同時，我也兼顧居士們守戒，禪修與佛法的修持。我剃度許多人出家。”

“這些活動不影響我的日常規律。平時除了生病，我不小睡。每天按時禮敬佛陀三次，誦念護衛經，執行僧務，托缽，禪修，侍奉戒師及老師。凌晨三點五十分起床到晚上十點睡覺期間，我的心一直保持正念及清明。每當我省思這一切，讓我倍感欣喜。”

文字作品

您著了許多書籍並且免費印發給大家。您可以介紹您的這些作品嗎？

* 中譯按：有些書名將保留原文，不翻譯成中文。



“是的，我寫了很多本書。早前我曾提過，1963 年在達波瓦納過雨安居的時候向緬籍比丘智者長老學習緬甸文。在智者長老的協助之下，我將三藏師瑪壽嚴尊者（*Masoyein Sayāḍaw*）所彙編的《*Sūvisi Paṭṭhāna Naya Kramaya*》翻譯成錫蘭文，命名為《*Sūvisi Paṭṭhāna Pratya Naya Saṅgrahaya*》；此書是《發趣論》的概要。這個翻譯得到首席，悅友大長老的認同。此書是免費分發的。”

“1964 年 8 月份，我將兩本緬甸文的書籍翻譯成錫蘭文。一本是《（*Vīthi Bhāshāṭīkā*）*Citta vīthi-Rūpa vīthi Vibhāgaya*》，另一本是《（*Paṭṭhāna tunjesu*）*Paṭṭhāna trirāshiya*》。這兩本書的作者是緬甸，曼德勒，阿瑪拉補拉市（*Amarapura*）的千僧寺（*Mahāgandhāyuṃ pirivena*）的住持，迦納格阿毗旺薩大長老（*Janakābhivaṃsa*）所著。譯成錫蘭文的書名為《*Vīthi vibhāgaya sahita Paṭṭhāna tri rāshiya*》。

此書能夠協助初學者們學習阿毗達摩。這書於 2011 年出版與免費分發。”

“1978 年我完成《至善瑜伽行者院的歷史》，記載著瑜伽行者院自創辦以來的種種傳法活動。此書由尼瑪拉瓦一家佛教團體所（*Nimalava Āraṇya Sēnāsanārakshaka Sri Saddharma pracāraka Samitiya*）贊助，在第二十五屆達上受比丘具足戒儀式當天發行。”

注：瑜伽行者院聯合創辦人，勝種長老為此書祝福：“此書是聖法長老在受到僧團的邀請之下，以大信心及恭敬心所著。願此書莊嚴佛陀的教法。願教法在聖法長老的弘揚下更顯耀眼。”

注：無垢種長老為此書寫序時讚賞道：“《至善瑜伽行者院的歷史》由瑜伽行者院最出色的學生，龍林・聖法長老編撰是對此書最恰當的尊敬。聖法長老恭敬的接受僧團委員會的邀請，細心妥善的完成任務值得僧團委員會成員們尊敬。”

“與此同時，我著手另一本重要的書《比丘戒摘要》（*Saṅkshipta Bhikkhu Sīla*）。此書由東巴維拉・笈多正法佛學院（*Dombavela Saddharmagupta Pirivena*）的院長，蘇瓦納佐帝亞薩巴大長老（*Siripavara Dharma Kīrthi Sri Udugampola Suvaṇṇajothyāsabha*）所編撰，於 1893 年印刷發行。我與坝拉

嘎瑪・馬欣德長老（*Pallegama Mahinda*）聯手重新整理此書，讓現代讀者更容易明白其內容。此書也在 1978 年 7 月 16 日，至善瑜伽行者院第二十五屆達上比丘具足戒儀式發行。所有印刷費由塔波 W.L. 達巴爾（*Tabbove W.L.Dabare*）居士贊助。

注：首席比丘為《比丘戒摘要》寫下的序言，毫無保留地表達他在有德的人身上所見到的美德。“在斯里蘭卡拉曼雅教派，至善瑜伽行者院出家的龍樹林·聖法長老有著祥和而且適宜出家的天性；研讀經藏與律藏累積淵博的知識，容易與人相處，修學止觀禪法，將出家看得如自己性命般重要。他有智悅大長老教導他佛陀的法與律，有勝種大長老常年的指導。（勝種大長老是在德育瑜伽行者院（*Galdūwa Guṇawardena Yōgāshrama*）僧眾們的佛法與戒律導師）。因此，他絕對有能力整理此書而不乖離原意。”

“同個時候，我在編輯《*Sārāṇīya Dharma Cintā*》。勝種大長老在至善瑜伽行者院成立以前，通過電台，雜誌與報章發表了許多的佛法開示與文章。其中一篇比較特殊的文章，《月圓日最適宜的供養》刊登於 1949 年 5 月 1 日西路敏納報（*Silumina paper*）頭版。《*Sārāṇīya Dharma Cintā*》是通過收編這些文章而成。此書也在第二十五屆達上比丘具足戒儀式當天分發給大眾。我的序言是這麼寫道，“《月圓日最適宜的供養》是一篇經典文章。它出自佛陀傳承下，一位認同佛陀教導的弟子。他是和藹，有紀律的長老比丘，就猶如早

晨的曙光點醒了許多具德的佛弟子，讓他們猶如池裡的蓮花，在曙光照耀下漸漸盛開。至善瑜伽行者院是為了讓大家將視線重新轉移到佛陀古道而創立；這條必定能夠導向聖道聖果，獲得涅槃法味的道路。這文章驅除黑暗，為蒙塵的教法帶來曙光。”

“早前我曾提過，那個在佛學師訓學院持戒禪修的課程。我為這課程的持戒與禪修寫了《四念處禪修手冊》。我想，此書到目前為止應該已經重印了二，三十次。”

注：智悅戒師是如此讚歎此書：“當我看到這本手冊，我就意識到它會對瑜伽行者們有很大的幫助。任何一位瑜伽行者都能夠根據手冊裡的指示，有效率的在身和心下功夫。書裡的方法適合長期修行的瑜伽行者，也適合密集禪修的行者。只需要根據書裡的指示修禪就能夠取得很好的成效。”

注：智獅長老對聖法長老優越的禪修經驗作出這樣的評述：“智悅長老與勝種長老的學生，龍樹林・聖法長老是當今所有禪修老師中最好的一位。”

“這是關於《*Yamaka Vācanā Mārgaya*》的準備過程。此書是本非常珍貴的阿毗達摩書籍。1980 年，緬甸籍的智者比丘在基禮烏拉（*Giriulla*）的納蘭嘎穆瓦・瓦拉瓦（*Nāraṇgamuva Walavva*）過雨安居。我受邀在雨安居期間去那裡給佛法開

示。每次去我都會在那裡住上兩，三天。此時，我會請智者長老教我緬甸文單詞，然後我再將單詞的意思以錫蘭文記錄下來。我翻譯了一本關於止禪的書。我也翻譯了兩本馬哈希尊者（*Mahàsi Sayadaw*）自傳，一本馬哈希禪法的書。此書的印刷由巴琳達・拉納欣給法官（*Pàrinda Ranasinghe*）贊助。他讀了那本書之後，也希望有人能夠翻譯《*Yamaka Pakarana Sanna*》。

“娑瑪瓦帝・穆納欣給女士（*Somavathi Munasinghe*）是巴琳達・拉納欣給法官的岳母。她是一位很有美德的慈善家。她曾經學習過烈爐咖內・願無垢長老（*Rērukāne Chandavimale*）所著的《*Abhidhamma Sapta Pakaraṇa*》。她也曾經獨資助印願無垢長老所翻譯的《*Paṭṭhāna Mahā Pakaraṇa*》。願無垢長老受邀將《*Yamaka Pakaraṇa*》翻譯成錫蘭文，但是由於他無法抽出時間執行，因此翻譯工作一再展延。後來巴琳達・拉納欣給法官徵詢緬甸長老的應允，要求將翻譯責任交給我。智者長老同意將這責任分配給我。巴琳達・拉納欣給法官邀請智者長老到娑瑪瓦帝・穆納欣給女士的故居，三帝居（*Shanti house*）過雨安居。我也受到邀請，但是由於勝種大長老嚴禁弟子們在居士家過雨安居，於是我推辭了。我每個星期會過去一次。嘎盧納拉內居士為我提供交通。當時我在讀著緬甸文的《*Yamai ayā kaw*》。此書是緬甸籍長老，難陀美舵長老（*Rājaguru Bhadanta Nandamedho*）所著；這是一本值得記起來的書。我在 1984 年 7 月 17 日

開始讀，用了二十二天將它讀完。1985 年我在尼瑪拉瓦寺將它翻譯成錫蘭文，成品總共是七百多頁。巴琳達・拉納欣給法官的岳母特地為這本書準備了一筆印書資金。願無垢長老審閱之後，巴琳達・拉納欣給法官將它交給印務商印刷。他們還送了一本給我。當時印刷這本書的印刷費很便宜，這與我並沒有直接的關係。這書是在 1990 年印刷。”

注：《*Yamaka Vācāna Mārgaya*》的序言是由緬甸籍難陀瑪拉阿毗旺薩大長老（***Nandamālābhivaṃsa***）以巴利文所撰寫。他的序言如此描述聖法長老：“龍樹林・聖法長老向他的老師學習三藏，注疏及複注疏，再通過斯里蘭卡・瑞景教派（*Sri Lanka Shwejin Nikāya*）的老師，德威努瓦拉・智著長老（*Devinuwara Ñāṇāvāsa*）以及願無垢長老學習《阿毗達摩藏》（論藏）。他也曾經向智者長老學習緬甸文。聖法長老他今年五十歲，已經完成了三十個戒臘。他在佛陀的教法裡綻放光芒，傳授所學的佛法，注疏以及複注利益了許許多多的比丘。”

“《*Karmasthāna Pradīpa*》收編了各種禪修文章。1987 年 6 月 17 日，在僧團委員會的年度會議裡，委員會決定讓所有的寺院使用同樣的禪修指南。於是出離森林道場（*Nissaraṇa Vanaya*）的兩位年輕比丘，巴納杜瓦・安穩悅比丘（*Pānadūwa Khēmānanda*）與西嘎杜威・法戒比丘（*Hikkaduwe Dhammasīla*）在戒師的指導下寫了禪修指南。他們將文稿交給我過目。經過重要的增刪之後，我將它交給

印務，然後每個月分發給各個分院。在 1987 年 12 月 4 日到 1990 年 5 月 19 日期間總共發行了二十期的指南手冊。內容從禪修前行，止禪的四十種業處到觀禪指示都含括在內。這些手冊集成《*Karmasthāna Pradīpa*》。”

“同樣的，我在公務員佛教協會所教導的禪修指示也被編撰成書。佛隨念，法隨念與僧隨念的禪修指示組成一本書。慈心觀，不淨觀與死隨念的禪修指示則組成另一本書。上述的六種禪修方法我教導了四年。”

“接著，我編輯《培育正念》。書裡記載了出入息念，界作意等二十一種禪修方法。此書的內容取自二十五堂的教程；內容有巴利經文，錫蘭文翻譯，禪修指示以及三法印（無常，苦，無我）的觀禪修習。當時，這為時兩年，每個月舉辦一次的課程有很多人參與。此書的第一版印刷於 1990 年 2 月 15 日。”

注：智悅戒師在《培育正念》的序言寫道：

“在《培育正念》這本書裡面，我們能夠明確的見到龍樹林・聖法長老如何運用智慧與禪修經驗來解說念處的禪修。”

“後來，我又相繼準備了幾本書。四十種禪修業處的課程於 1991 年 12 月 4 日結業。1992 年就出版了《四十種禪修業處》。”

注：首席比丘智獅長老褒獎《四十種禪修業處》，對聖法長老讚言：

“我認為龍樹林．聖法長老是當今所有禪修老師之中最為優秀一位。他精通三藏，著了許多佛教的禪修書籍。這善行是非常殊勝的法布施。”

“我完成止禪的課程之後，我編寫了《*Vipassanā Bhāvanāva*》，集成本二十五堂觀禪教學的書。於 1995 年出版。此書也是公務員佛教協會最期盼的書籍之一。”

“我寫了一套《阿毗達摩業處》（*Abhidhamma Bhāvanā*），分為兩本。第一本解釋二十種阿毗達摩三法論母（*Abhidhamma tika mātikā*）。第二本解釋阿毗達摩二法論母（*duka mātikā*）。我依據阿毗達摩教導觀禪。”

“《*Vishēshābhidharma Bhāvanāva*》有二十四章，是一個為期兩年的禪修課程的指南書。它是依據古時候的阿毗達摩專家，阿那律尊者所編輯的《阿毗達摩概要》寫成。《阿毗達摩概要》概述了七部阿毗達摩論典的精要。《*Vishēshābhidharma Bhāvanāva*》是禪修系列的第十本。由國家印務局為公務員佛教協會出版，然後再做法布施廣發給大眾。”

注：首席比丘智獅大長老致力為公務員佛教協會帶來佛法利益，他是背後主要的動力。公務員佛教協會在 1976 年才有機會接觸到這位學識淵博，充滿美德的上座比丘 - 龍樹林・聖法大長老。從那時起，許許多多的人從這
位善友身上得到善法的利益。

“1993 年，盧旺吉利大長老（*Ruvangirikandē*）離世十周年。我寫了《*Guṇa Miṇi Pahana*》，一本記載大長老他清淨的出家生命的傳記。由盧旺吉利勘達森林道場的理事會出版，然後做法布施分發給信眾。同樣的，1996 年無垢種長老離世五周年，我為他寫了《*Sithumiṇi Guṇa ruvana*》，記載長老的一生。由納踏嘎納森林道場的信眾助印。”

“我為多家雜誌社與相關單位撰寫了無數的文章。許多的佛法開示被信眾們轉錄成文字，印刷流通。這些開示在國內流通，也在海外流傳。我筆下的每一個粒字都是出於慈悲心以及對佛陀教法的熱忱而寫。我能夠如此為佛教服務讓我感到愉悅。”

侍奉老師

注：“聖法是佛教瑰寶，活生生的佛法百科全書。我們把他從梵天界請下來。”勝種大長老是如此形容他的這位學生。

龍樹林．聖法大長老是少數的幸運兒，能夠長時間在戒師與導師座下學習，這是多數人所沒有的機會。為聖法大長老繫上袈裟腰帶的戒師，智悅大長老於 1992 年 4 月 2 日離世。當時聖法大長老已經出家三十五年，有三十三年戒臘。

聖法大長老的佛法老師，無垢種大長老於 1991 年 8 月 3 日離世。那年聖法大長老出家三十四年，有三十二年戒臘。無垢種大長老見到這位學生使用他所教授的佛法與戒律為佛教服務，必定感到欣慰。

聖法大長老在勝種大長老的助緣下，成為弘揚經教與禪法的佛法司庫。勝種大長老於 2003 年 7 月初轉法輪（*Esala full moon day*）月圓日，給學生們做最後的叮囑，分享功德，宣佈他想投生兜率天的意願之後安然離世，享年九十六歲。

與勝種大長老合照

點亮佛教的燈火，已熄滅，
散播法香的花朵，已枯萎。
雷雲安靜了，
敬愛的長老，長眠了。

上生兜率天界，
您的心，依然導向正覺。
我會憶念您。
您歸來之前，
這教法，我會善護。

至善瑜伽行者院的聯合創始人，勝種大長老離世的時候，聖法大長老已出家四十六年，有了四十四年戒臘。在老師的庇蔭下度過四十四年的出家生命是難能可貴的事。勝種大長老對這位才德兼備的學生應該會感到滿意。我們的聖法大長老從不回避任何照顧戒師與導師的機會。他每天會去向戒師與導師問安，同時照顧他們的日常所需。聖法大長老描述他如何看護戒師智悅長老：

“我日食一餐，導致我進食困難，並且引發頭疼。於是，勝種長老允許我到嘎哈苟拉寺（*Kahagolla*）修養兩個星期再回來。後來，預期會到那家寺院長住的人沒來，我就留在那裡入雨安居；那是 1970 年。雨安居結束後我收一通電報，電報裡說身在米帝里嘎啦的智悅戒師因心臟病發，被進入可倫坡醫院，指示我即刻過去看護戒師。他住院一個月期間由我照顧。出院回到嘎督瓦進行療養，我也跟著回去，在那裡照顧他一個月。他康復之後回去米帝里嘎啦。”

“戒師於 1991 年病危被送進賈亞瓦德納普拉醫院（*Jayawardenapura*）的加護病房，是由我看護。”

聖法大長老形影不離的看護戒師，直到戒師離開人世。還另一件事，

“1962 年 4 月 1 日，一群為數八十人的僧團從尼瑪拉瓦前往瑪希衍嘎納的路上。那是一項特別儀式的最後一天。當時的儀式分別在三個地方舉行，依次序首先是在嘎督瓦，接著是尼瑪拉瓦，最後在瑪希衍嘎納。戒師當時有嚴重的腸胃病，但是依然堅決參與這趟行程。依照原定行程，路過嘎達拉干瑪（*Kataragama*）時，我們會去禮敬基禮威哈拉佛塔（*Kirivehera*）。為了節省時間，我們在門擬河（*Menik*）附近下巴士，步行到基禮威哈拉佛塔。戒師帶著虛弱的身體，緩緩的跟著我們走向佛塔。然而，其他成員已經走的很遠。戒師與我在佛塔附近的一間小店歇腳，淨人為我們處理藥食。我們四顧，只剩戒師與我倆人。儀式結束，回到大撓勘達（*Danaukanda*）之後，戒師說，“他走在前往佛塔的路上，其他成員已經走得很遠。當他覺得落單的時候，發現身旁只有聖法守在左右。聖法會在他臨終時照顧他。”這事在三十年後應驗。戒師在他的筆記本裡寫上他的囑咐，在他臨終時要求至悅長老或是聖法長老為他開示佛法。但是，那個時候至悅長老已經離世。”

“1992 年 4 月 15 日，在我前往阿努拉德普勒途中得知戒師生病，於是我就趕往米帝里嘎啦探望他。他當時已經病重無法進食，因此我安排醫生照顧他，然後繼續前往阿努拉德普勒。我回來的時候，他已經被送去納瓦羅咖的醫院（*Navaloka*）。我留下來照顧他。戒師不喜歡那家醫院，要求轉去賈亞瓦德納普拉醫院，但是醫生拒絕了我們

的要求。那段時間，他的體溫起伏不定。醫生根據病症診斷為瘧疾，開瘧疾藥片給他服用。22 日僧伽速八達比丘（*Saṅghasubadra*）前來代替我照顧戒師，讓我得以前往嘎督瓦參加一個慶典活動。24 日活動結束，我深夜冒著大雨趕回醫院，結果我生病。那時戒師已服用瘧疾藥片，病情不見好轉，後來甚至被轉移到加護病房。法命比丘（*Dhammajīva*）前來幫忙，勝種長老也來了。我與戒師沒有太多的交談，也不敢接近戒師，因為當時我生病。戒師吩咐，“聖法，過來。”稍後我來到他身邊，戒師問我，“你還好嗎？已經痊癒了嗎？”我回答：“好多了。已經退燒。”接著戒師問，“這些人很吵。我無法忍受這些吵雜聲。這是什麼聲音？”我回答，“尊者，我沒有聽到任何吵雜聲。”總戒師又說：“不是的。真的有很大聲的吵雜聲。”於是我請示，“既然如此，讓我為您誦念護衛經。您希望聽哪一部護衛經？”戒師說，“*Ithi pī sō* 佛隨念。”我以佛隨念為依據，為他念誦特別的護衛經。之後他說，“吵雜聲已經消失。”接著，我與法命比丘為戒師誦念《寶經》，從下午兩點開始誦念了六個小時。戒師的身體狀況還是不穩定，身體灼熱燙手，膚色發黃。誦念護衛經的時候，我一邊手持佛像的照片，另一邊手輕撫戒師的頭部。在這個時候供氧機停止操作，機器顯示‘零’。法命比丘即刻為戒師按摩胸口，但是無效。在戒師生命的最後關頭，能為他獻上綿薄之力，我感到欣慰。”

注：《*Amā bindu*》是一本為了紀念智悅大長老的德行，於他離世一周年紀念日發行的書。拉曼雅教派的副領導八度威達・難陀拉瑪大長老（*Baṭuvita Nandārāma*）在書中，對戒師作出這樣評述。

在三寶的護佑下，智悅大長老藉著為佛教以及瑜伽行者院的服務，取得精神上的成就（*Nirāmisa Suka*）。這成就也源自他座下數百位以三大次第（經教，實修與體證）來實踐佛法的學生，例如，聖法長老。

“我曾經照顧勝種長老幾次。1975 年勝種長老在尼瑪拉瓦入雨安居。後來他病重，我們帶他回嘎督瓦進行治療，同時為他念誦以佛陀功德為主的護衛經。勝種長老因此康復。”

注：勝種長老在《佛德護衛經》這本冊的序言讚歎這部護衛經的力量：“弟子們為我念誦這部涵括佛陀十種功德及四種信心的護衛經所帶來的慰籍是無法言喻的。”

“1989 年 7 月，勝種長老病重送往嘎列醫院進行治療，但是病情卻越來越嚴重。院方拒絕我們把他轉送去其他的醫院，因為長老的病情不適合長途跋涉。我們無法坐視不理，於是就為他念誦《*Sūvisi Paṭṭhāna Niddēsa Paritta*》，然後決意長老能夠轉移可倫坡醫院，事情如決意一般發生。在賈亞瓦德納普拉醫院的時候，醫生們都覺得長老的病已經無法治

療。我虔誠專注的為他誦念護衛經，伴隨他大概一個半月，直到他完全康復。”

“2003 年，勝種長老的身體非常虛弱，而且臥床不起。我照顧他，有時候會為他誦念護衛經，直到他離世。”

“1991 年 7 月，無垢種長老病重住進哥倫布醫院，承受病苦的折磨。我從尼瑪拉瓦趕到醫院之後，為他念誦《*Sūvisi Paṭṭhāna Niddēsa Paritta*》。聽了護衛經他的疼痛即刻就平息，之後他與我們分享功德。”

“2012 年，首席比丘美達蘭卡拉大長老病重，送往賈亞瓦德納普拉醫院接受治療。我去探望他，當時馬谷樂為・無垢比丘（*Makulēvē Vimala*）也在場。我們為他念誦護衛經。長老他起初還無法辨識，後來他問：“這是什麼？”無垢比丘回答：“是聖法長老在誦念護衛經。”他聆聽念誦。誦念結束之後，我把手輕放在他的胸口，對他說：“尊者，您明天就會康復了。”他隔天就好起來，自己上廁所與洗澡。後來，他住到彌立嘎瑪寺，我送了一件電熱毯給他保暖，他一直用到他離世。我做了一件善業。”

“菩提護長老在他還沒去世前被送到可倫坡，娜拉很必達（*Narahenpita*）的比丘看護中心。我安排時間去看護他。我以樣的方式去照顧我的長輩們。”

照顧父親

尊者，您有照顧您的父親嗎？

有。醫生通知我，說我的父親得了腦虐（一種瘧疾）病情危急，已經在庫魯內革勒的嘎杜魯嘎斯私人醫院（*Kadurugas Junction Private Hospital*）昏迷了十天。我與信樂比丘（*Saddhāsumana*）一起去，然後為他誦念《*Jvara Paritta*》。父親竟然能夠手裡拿著念誦用的白線，坐起來聆聽護衛經。醫生與護士們感到非常驚訝。他們對父親說："您今天就能夠出院了。"父親隔天出院回家。"

"1991 年，父親從床上摔下傷及脊椎，傳統與西方醫療都不見起色。當時為他治療的是哥蝶拉瓦拉醫師（*Kotelawala*），但是他還未度過危險期。後來，三十五位僧眾以及其他居士為他做了很大的功德，他才完全康復。他健康的活了兩年多。"

"同樣的，我也為父親做了一件很殊勝的事。父親九十一歲那年，我把他帶到嘎督瓦，請求勝種長老讓他出家。我為他安排了兩名看護。在他圓滿兩個月的出家生命之後，因為不食用晚餐導致他身體虛弱而還俗。他臨終的時候，我一直為他念誦護衛經。父親於 1993 年 12 月 10 日去世。能夠照顧父親直到他的生命結束，是我生命裡非常珍貴的一段記憶。"

印度朝聖

尊者，您第一次到印度是什麼時候？

我第一次到印度是 1981 年，與另外四位比丘同行。穆搭利給居士是當時的淨人，旅費則是由艾貝爾·艾迪力欣給居士供養。目前為止我已經去了九次印度。

出訪緬甸

尊者，可以說一些您出訪緬甸的經歷嗎？

“完成《*Vācanā mārgaya*》的工作之後，巴琳達・拉納欣給法官為我安排緬甸行程。我們於 1991 年 12 月 16 日啟程。這旅程有五位僧團成員，智者長老，我，和另外三位比丘，還有五位在家居士。這是我第一次到泰國和緬甸。在泰國逗留一個星期之後，我們於 21 日，甕杜瓦布薩日（*Unduvap Poya*）抵達緬甸。智者長老的淨人，迷敏蘇女士（*Mimiṅsu*）為我們提供緬甸的交通。這次的參學旅程長達五個星期。我們也到尚達摩蘭溪（*Saddhammaraïsi*）禪修中心參加他們的禪修課。不久我便生病，我們因此回斯里蘭卡。這次的旅程讓我意識到緬甸在教育方面的價值。緬甸當時有兩所只接納出家人的國營大學，分別坐落於曼德勒和仰光。這裡的教學人員不受薪，但是三藏教學卻非常出色。我

與智者長老商討後，決定送十位比丘到這裡留學，認為這是讓他們受益的最佳方式。1993 年 3 月 19 日，他們在智者長老的陪同下抵達緬甸。但是，智者長老卻沒有讓他們入學選定的大學，而是將分配他們於五所寺院，每家寺院兩人。由於寺院的戒律問題，他們紛紛向我表達離開的意願。”

“為此，我必須到緬甸一趟。1993 年 7 月 28 日，謙順比丘，僧伽速八達比丘，僧伽速八達的父親和我一起去緬甸。這次的旅費是由 N.G.P. 班迪達拉內先生（*N.G.P.Panditharatne*）供養。在我抵達的時候，阿那律比丘（*Anuruddha*）已經到馬哈希禪修中心（*Mahāsi meditation centre*）。我們一起商討之後，有五位比丘決定報讀仰光的比丘大學。大學課程是在一月份開課，他們就乘這段空檔參加兩期的禪修課程。禪修課程分別是在馬哈希禪修中心與班迪達寺（*Paṇḍitārāma*）進行。他們都修得很好。他們的入學安排就緒過後我就回去，謙順比丘與僧伽速八達比丘留下。他們在那裡學習了兩年，我便接他們回來，避免他們長期住下去會沾染不好的習慣（例如：持有或使用金銀）。我決定留在緬甸參學三個月，馬哈希禪修中心是我的其中一個選項。

“早前與我一起到緬甸的僧伽速八達比丘到處尋訪禪修道場。他逗留九個月後就回去斯里蘭卡。謙順比丘則逗留七個月就回去。僧伽速八達比丘說：“這裡只有一家禪修道場

與瑜伽行者院的原則相符。目的地的路程艱辛遙遠，距離仰光市大約兩百英哩。這所位於毛淡棉（*Mawlamine*）的帕奧禪修道場非常有紀律，他們所使用的缽與袈裟都是根據戒律而制。禪林的習行尊者（*Ū-Ācinnā*）也是非常有紀律。禪修教學以《清淨道論》為依據，許多禪修者在那裡成功培育很好的止禪與觀禪。然而，那裡的環境比較惡劣，還有瘧疾。”我對自己說，我一定要去毛淡棉的帕奧禪修道場。”

“我們於 1995 年 12 月的最後一個星期離開。我們到比丘大學，以巴利語和院長協商讓我們的學生提早結業。學生們決定參與我們，一起踏上毛淡棉的參學旅程。我們一輛巴士，十八個人，早晨六點三十分帶著午餐啟程。抵達的時候已經是晚間八點。我們到帕奧之前，阿達拉嘎列・桑基劄（*Ataragalle Saṅkicca*）比丘與納瓦集蘭大業・護戒（*Navazīlantayē Guttasīla*）比丘已經在這裡住。烏渡甘博拉・達摩蘭溪（*Udugampola Dhammaransi*）比丘是依據我的指示來到這裡，他已經適應環境。我們拜見帕奧禪師，然後禮敬他。在這裡禪修的六個星期，有些人在剛開始那段時間病倒了。禪修期結束後，我把學生委託給帕奧長老。他囑咐我再回去，當時我想：“願我能夠再來。”

“在斯里蘭卡完成嘎督瓦的宗教儀式後，我要求再次回到緬甸，接著便為行程做準備。這次與我一起去緬甸的是喜

多嘎瑪・輝無垢（*Hidōgama Sirivimala*）比丘。帕奧禪師對我的食物下達特別指示。他也讓我不必去托缽。輝無垢比丘根據醫療建議，為我安排不油膩食物。1996 年 7 月 10 日直到十二月份離開之前，我一直接受各式的業處訓練。我離的時候，早前與我一起來的憍陳如比丘與聖喜比丘依然留在那裡。他們倆後來染上瘧疾，幸好得以康復，繼續禪修。”

“聖喜比丘是我哥哥的兒子。他在 1992 年出家，1993 年達上受比丘戒。他現在在照顧著龍樹林森林寺院。”

與帕奧禪師的相遇

“這位緬甸比丘，帕奧禪師，是一位讓人敬仰的老師。他根據清淨道論，教導禪修者培育定力，再以這專注力轉修觀禪。他時常稱讚斯里蘭卡，他說：“緬甸僧團的比丘戒傳承是源自於斯里蘭卡，巴利三藏與禪修方法也是。我們應該

把這些禪修方法回流給他們。我還沒去過斯里蘭卡。願我能在那裡度過我生命的最後一天。”藉此，我邀請他來斯里蘭卡。在劄那嘎・德・西瓦（*Chanaka De Silva*）先生與其他斯里蘭卡信眾的護持之下，帕奧禪師帶領十位緬甸比丘到訪斯里蘭卡。他們於 1997 年 1 月 27 日抵達。在禪師到來之前，我在嘎督瓦舉辦一個禪修營，有八十位營員比丘恭迎禪師的到來。禪修營開始幾天之後，禪師便抵達嘎督瓦。當時大家正在禪修，他就靜靜的進入禪堂，然後坐在後面。他是如此的謙虛！我們特地為他安排，參訪各個聖地。他在 3 月 15 日回緬甸。”

“大家覺得帕奧禪師所教導的禪法非常有用，大家對此感到非常歡喜。1997 年我再次到緬甸入雨安居，修學禪修業處。2000 年我們在緬甸做了一個界堂。這個時候，帕奧禪師病得很嚴重，在緬甸的日本醫院治療了三個月病情不見好轉。於是他被帶到臺灣就醫，三個月後病情依然不見起色。後來，禪師被帶到新加坡接受治療。新加坡的信徒告訴我：“帕奧禪師病得很重，無法說話，無法自己進食或是起床走動。”我們準備就緒，通過聖喜比丘向他們取得聯絡，於 2000 年 11 月 9 日抵達新加坡。禪師當時已經病得很嚴重，但是在兩位居士的協助之下他依然堅持來到機場迎接我們。我們頂禮禪師，然後對他說：“尊者，我們是來為您誦念護衛經。”禪師聽了很高興。後來，我們做決意與誦念護衛經。接下來的十二天，我們每天為他誦念三遍護衛經。他

的身體狀況也一天一天逐漸的改善，逐漸能夠自己進食。十二天後，在我們準備離開之前，禪師要求：“請將這護衛經錄起來，給我們一份。”這是完整的護衛經：對三寶一天禮敬三次，佛陀七十三智，佛陀美德護衛經等等。出乎我們的預料，這護衛經的錄音流傳到許多國家，甚至可以在互聯網找到。帕奧禪師在新加坡康復之後直接去臺灣主持兩個月的禪修課程，這顯示他已經完全恢復。帕奧禪師邀請我再次回到的帕奧禪林。這次與我一同行去帕奧修行林禪修的有米內利耶・戒無垢（*Minnēriye Sīlavimala*）比丘，輝無垢比丘（*Sirivimala*）還有幾位在家居士。知道目前為止我已經去帕奧禪林五次，都能夠很好的培育禪修業處。”

“由於緬甸的因緣，斯里蘭卡也開始舉辦這類的禪修課程。1997 年，我們在米帝里嘎啦的智悅法界寺（*Srī Ñāṇārāma Dharmāyatana*）舉辦了一年的禪修課程，禪師是緬籍比丘，尚智尊者（*Aggañña*）。2001 年，我們再次邀請尚智尊者來斯里蘭卡教導禪修。早前與我們一起到緬甸的憍陳如比丘在緬甸生病了，那時他已經在禪修上已經取得很好的進展。有一天他來到龍樹林，對我們表示：“如果能夠安排，我可以在這裡教導禪修課程。”當時我在緬甸，他們把這個消息告訴我。我對他們說我可以協助相關的安排。龍樹林的禪修課程進行了六個月，憍陳如比丘再次生病，回去智悅法界寺。聖喜比丘當時參加智悅法界寺的禪修課程。龍樹林的禪修課程面臨停辦，聖喜比丘對我說：“尊者，如果課

程停辦很可惜。如果您能夠協助，我可以承擔起這個責任。”我對他說：“好吧。”於是，每個月我會過去一次，協助他處理所需的事務。”

“我們在龍樹林興建了一座多用途托缽堂。開幕典禮當天，聖喜比丘與十位比丘出席。當時我在照顧生病的勝種大長老，無法離開嘎督瓦出席典禮。勝種大長老不鼓勵我在龍樹林長住。他指示：“在有需要的時候過去幫忙就好了。”有一天，聖喜比丘寫信給我，要求我幫助。勝種大長老瞭解情況之後，我於 1999 年 7 月，我帶著背傷來到龍樹林入雨安居。雨安居的三個月期間我無法站立起來。納踏嘎納寺（*Nāthagana*）的成員，包括禪達旺裟比丘（*Chandavaṃsa*）都很熱心的幫助我康復。我服用了勾達亞瓦他（*Kōttāyāwatta*）醫師的藥之後康復。”

在聖喜比丘的協助下，我們組織並向國家註冊局註冊了一所協會。有許多善信，包括可倫坡的善信都隨喜參與，建築禪堂與僧舍。我二哥負責監督這次的建築工程。他工作很有效率。他在寺院裡生病，於 2001 年去世。我每年會為這個協會主持一次活動。勝種大長老的身體狀況不穩定，我時常會回去嘎督瓦，在那裡過雨安居。”

“2003 年，龍樹林寺院派了二十位比丘到緬甸的帕奧禪林參學。我也隨行到緬甸，協助安頓他們，然後再回斯里

蘭卡。同年十月份，我再次去到緬甸，逗留了幾天。迄今為止，我已經去了緬甸十一次。2009 年，我出席緬甸北部錫答估大學（*Sītagu University*）的一項研討會。我使用巴利語為與會者講說僧眾的行持，演說的時間是三十分鐘。與會者對我的講說感到歡喜。緬甸之行為斯里蘭卡帶來豐碩的利益；建立有次第的止禪與觀禪系統。我們也從中得到很大的利益。”

海外傳法

尊者，請問您去過哪一些國家傳法？

“2000 年，我遵循帕奧禪師的吩咐去馬來西亞，在當地許多地方開示佛法與教導禪修課程。聖喜比丘協助翻譯的工作。同一年，我們到新加坡為帕奧禪師誦念護衛經。2009 年，我們五位比丘到泰國，參加一項為僧皇的生日而舉辦的研討會，研討會以巴利語進行。參與者是來自緬甸、泰國、新加坡、柬埔寨等佛教國的出家與在家佛法老師。我的講題是關於出家戒律的原理，取得與會者的共鳴。當時，九十六歲的僧皇身體不適，我們在研討會的尾聲為僧皇祝福。我們也為僧皇錄製了護衛經的念誦，並且把錄音供養給他。後來他康復了。2014 年，僧皇以一百零一歲高齡辭世。我們到泰國朝聖兩次。2011 年十二月，我們十三人組團到阿姜查的森林道場。”

“其他我曾經去傳法與教禪的地方有印尼的爪哇，蘇門答臘，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澳洲，紐西蘭與尼泊爾等等。”

誦戒日 - 大長老誦戒
馬來西亞

榮銜

尊者，可否簡短的談談您被授予的榮銜？

“我不追求任何榮銜。他們給什麼，我就接受什麼，然後繼續以善心為佛教服務。”

“1964 年 7 月 18 日，馬擔巴河的水上界堂舉辦一場達上儀式，有十九位出家人達上受比丘戒，戒師是法跡大長老。我在這個儀式的任務是誦念比丘受戒的羯磨（*Karmavāgācārya*）。接下來的四十五年我一直執行這項任務，直到我受委任為戒師為止。”

“1965 年，無垢種長老指示我到勾嘎啦三藏佛法學院教學。1967 年，我開始在嘎督瓦教導僧眾。直到今天，我仍然會在必要的時候執行法師（*Dharmācārya*）的教學責任。”

“瑜伽行者院僧團委員會在勝種長老的建議之下，成立於 1968 年 7 月 4 日。我受委任為助理秘書。瑜伽行者院所有的比丘證書以及相關記錄，從一開始就由無垢種長老管理。後來，這些事務都委託我處理，委任我為高級秘書（*Saññālekhakā*）。在處理這個職責的事宜，我都盡心盡力的執行。1997 年，首席秘書尚種長老去世。我在 1998 年受

委任為首席秘書（*Mahā Lekhakādhikārī*）。由於我的健康出狀況，高級秘書的職責由當時的副秘書嘎哈勾烈・索瑪旺裟比丘（*Kahagolle Somavaṃsa*）接手。”

“勝種長老於 2003 年去世，僧團委任我為瑜伽行者院的首席顧問。”

“2006 年，緬甸政府頒發“大業處導師”（*Mahā Kammaṭṭhānācariya*）榮銜給我。斯里蘭卡駐緬甸大使，馬欣德・拉納拉惹先生（*Mahinda Ranaraja*）協助我安排相關的事宜。我與聖喜比丘，阿利雅臘內夫婦（*Ariyaratne*）以及阿那律醫生（*Anuruddha*）一同前往緬甸。緬甸主辦方向我索取我所編寫的禪修書籍，我把它郵寄給他們。緬甸的禪師榮銜分為三類；業處導師（*Kammaṭṭhānācariya*），大業處導師（*Mahā Kammaṭṭhānācariya*）以及上首大業處導師（*Aggamahākammaṭṭhānācariya*）。這些榮銜會在隆重的頒發典禮進行頒發。這次頒發典禮的地點是位於仰光市的世界和平大石窟（*Kabāe Chaṭṭhasaṅgāyanā*）。”

“由於健康狀況，瑪瓦達嘎瑪・德慶戒師（*Mawatagama Guṇānanda*）無法主持 2009 年的比丘受戒儀式，於是我代為戒師。2009 年 6 月 18 日是我第一次執行戒師的事務。”

從美達蘭卡拉大長老手上接過戒師委任信。

2012 年，斯里蘭卡・拉曼雅教派頒發戒師，三藏博學者（Tipi akavāgīshvara），以及佛陀教法之旗幟（*Sāsanadhaja*）的榮銜給我。這些榮銜由已故的首席比丘，美達蘭卡拉大長老，於彌立嘎瑪的佛教昌榮學佛學院（*Shāsanavardhana Pirivena*）頒發。

我不曾使用這些榮銜，但是如實的執行相關的職務。我守護我出家的戒律 - 比丘戒律。這才是我真正的榮銜。

修習禪修業處

尊者，可以告訴我們您到現為止所修習過的禪修業處嗎？

“禪修是一個篇幅很廣的話題，在這裡無法細說。我九歲，三年級那年開始守戒。母親與祖母教導我如何誦念佛隨念；憶念佛陀的九種功德。當時我還不瞭解偈頌的意思，但是我時常誦念。他們給我一串念珠，教導我如何撥動珠子數誦念。我依然保持著這樣的習慣。”

“1960 年 2 月 4 日，我達上受比丘具足戒第二年，戒師，勝種長老與十位僧團成員到印度朝聖。他們回來的時候帶回檀香木念珠，送給我們這些學生。勝種大長老給我那串念珠的時候，我還是剛受戒的新比丘，正在補呼威拉的羅哈納瑜伽行者院學習。他建議我誦念十萬遍的佛隨念。我在進修學院的課程當兒，每天誦念 300 遍佛隨念。我在 1964 年 7 月 4 完成十萬遍的念誦。1961 年，尼瑪拉瓦寺舉辦盛大的宗教慶典，慶祝瑜伽行者院成立十周年。當時受邀參加慶典的盧旺吉利大長老住在大石洞，離我的住處不遠。因此我有機會親近他，得到許多寶貴的禪修知識與經驗。他還教我如何修佛隨念。（按：我們相信龍樹林・聖法大長老已經完成數百萬遍的佛隨念）。”

“讓我們回溯到我的少年時期。龍樹林剛成立不久，我們收到一些禪修書籍。在佛陀日期間，我們收到至上種長老

（*Atulavaṃsa thero*）以巴利文寫的慈心禪，書中記載著散播慈心到十個方向的方法。我將它記起來。我習慣在布薩日持守活命八戒之後，我開始長期受持活命八戒。十五歲那年，我根據戒師所著的書學會蓮花姿勢的雙盤坐姿。我能夠以這個坐姿禪修半個小時。每天晚餐過後我會溫習功課，然後回到房間睡覺。在床上，我會盤起雙盤，持守活命八戒，念誦《應行慈愛經》，然後依據書中所描述的方法修習慈心禪。大約十到十五分鐘過後，我感覺自己輕輕漂浮於空中，不覺得自己是坐在床上。閉著雙眼，眼部卻有月光般柔和的光環繞。禪修半個小時後我就去睡覺。每天我把鬧鐘調在早上五點響，但是鬧鐘還沒響我已經醒來。同齡的孩子通常在睡覺的時候會更換睡姿，然而我睡覺的時候身體，手腳都不動。隔天醒來仍然保持著入睡前的姿勢，床單依然整齊。接下來的一整天我都感到愉悅。這是我少年時期的禪修，修習慈心禪。有的時候我會誦念《應行慈愛經》，或是誦念我記起來的經典，或是《法句》偈頌。我也會閱讀父親的書籍，例如：《清淨道論》，《優婆塞手冊》（*Upāsaka Jinālaṅkāra*）與其他內觀禪修的書籍。當我閱讀《清淨道論》或是聽父親與其他人的討論的時候，我會想："這些（書裡所記載的方法）是能夠實踐的。"就是這個時期我體驗到禪修的益處，生起強烈的出家念頭。這個念頭也在後來得以實現。"

"我的出家準備期（*paṇdupalāsa*）是在菩提護長老的家鄉度過。這裡，我們修習馬哈希禪法（觀察腹部的起伏）

與入出息念。修習這兩種禪法，讓我能夠保持一個小時的專注力。集體打坐的時段，菩提護長老會為我們把時。通常在他剛好要給下坐指示的時候我就睜開眼睛，時間與預設的一樣。長老問我：“你如何會知道時間？”我回答：“我感覺時間已經到了。”出家準備期的一個度魯圖布薩日（*Durutu poya*），我因應需求為信眾開示佛法。說法時，我以單一的音聲，不變的坐姿演說佛法。開示結束後信眾們感到愉悅，紛紛向我致謝。有一天，我們去瑪蝶苟達（*Mattegoda*）的善意寺（*Sumanārāma*）見證出家儀式，在那裡小住兩天。布薩日，我受邀為信眾開示佛法。我以專注的心，為信眾們講述一個小時的佛法。這個時候我已經接受禪修訓練，正在修習止禪，並且能夠專注一個小時。雖然我還不知道什麼是安止定，卻體驗到身體的消失，與月亮般柔和的光。學生時代我長時間禪修，對我的學習起了很大的幫助。禪修讓我能夠很好的把課程記起來。在開示佛法的時候，我會合上雙眼，讓心處於專注而寧靜的狀態。我是如此訓練自己。”

“住在嘎督瓦的時侯，我與一群同學一起研習四十種禪修業處。在沒有老師指導與參與之下，我們研讀《清淨道論》，然後嘗試理解論典上的禪修方法。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訓練，我們從中修了十種遍禪。1963 年，在戒師的指示下我來到瑪拉嘎拉（*Mallagala*）的德嘎哈石洞僧舍（*Delgaha kuti*），在這裡的一個月半我修習馬哈希禪法。每天以雙盤的坐姿，從傍晚五點坐到晚上十一點，連續禪修六個小時沒

有感到任何困難。心感覺好像到了梵天界，沒有任何其他的覺知。馬哈希禪法沒提到安止定。”

“這些禪修訓練成為禪法教學的基石。在師訓學院教導的禪修課程以四護衛禪（佛隨念，慈心禪，不淨觀與死隨念）以及入出息念為主。有一天，我正在教學，首席比丘智獅長老走進來，聽了我的教學之後讚歎：“對！這就是正確的禪修方法！”後來，這教程也使用於可倫坡的禪修課程。”

“就在這時期開始了緬甸的參學行程。剛開始，我們參訪緬甸的馬哈希禪修中心，在這裡禪修十天。這禪法是我們之前所修過。”

“我們到帕奧禪林參學之後，才能夠很有系統的培育止禪與觀禪。我在帕奧禪林修得很好，之後回斯里蘭卡。”

尊者，您首選的禪修方式是哪一種？

“我喜歡帕奧禪林所學到的方法，先培育止禪，然後再培育觀禪，這方法非常舒服。純內觀行者的歷程很艱辛，我的以前的經歷也一樣。帕奧禪林的修法卻不一樣。培育定力的時候，身和心會變得非常寧靜。因此，這修法很容易。”

尊者，請問帕奧禪林依據以什麼樣的禪修次第？

“帕奧禪師會以入出息念為基礎，教導禪修行者以入出息念修到四禪成就。接著禪師會指示行者修學三十二身分（*dvattiṅsākāra*），以禪定力觀照三十二身分。然後指示他們轉修白骨觀（*Aṭṭhika ōdāta*）。修白骨觀的時候，會以白骨的概念為禪修目標，尤其是顱骨。如此修習直到你可以從八到十位活著的人或者是去世的人身上取得骨的概念。接著，捨棄骨的概念，將專注力集中在骨的白色（*Ōdāta manasikāra*）或是白光。對於修入出息念已經達到四禪的行者來說，這並不困難。這些是依據入出息念四禪的定力，出定之後再轉修。當行者專注白色或者是白光的時候，取相（*Uggaha nimitta*）與似相（*Patibhāga nimitta*）會接著升起。依此次第能夠成就四禪。”

“之後，修學慈心禪。禪修行者以十位自己所敬愛的師長或平輩作為散播慈愛的對象，然後將慈愛慢慢地遍及那些你對他們無好惡感的對象。接著，以區域距離來區分散播慈愛的對象，例如：僧舍周圍，村落，城市，國家，地球，直到宇宙的盡頭。如此，慈愛遍及十方，再將十方慈愛遍及十二類眾生。依此，對每一類眾生，每一個方向以四種方式散播慈愛，可以培育出 528 種禪定。然後，便修學悲心觀，培育 132 種禪定；喜心觀培育 132 種禪定，捨心觀也是培育 132 種禪定。四梵住的每一個字能夠成為培育定力的目標。”

“接著，將白遍所產生的光散播向屍體，想像屍體腐爛敗壞的十個階段，依此生起十種厭惡心然後入禪。”

“修佛隨念與死隨念能夠成就近行定。以佛陀的九種功德為依據修習佛隨念，或是以幾個合適的情景修習死隨念，依此如實的修便能夠成就近行定。”

“這樣修習之後，可以轉修遍禪。以藍色，黃色，赤色，白色培育色界初禪到四禪，接著修地遍，水遍，火遍，風遍，光明遍與虛空遍。遍禪需要借助不同的物件作為所緣，不能以禪相的光芒來成就遍禪。地遍需要借助地上的東西作為所緣，或者是以自己製作的地遍禪修物件作為所緣。水遍使用器皿內的水作為所緣。風遍使用移動的物件作為所緣。光明遍取光源的光芒作為所緣。空遍則取縫隙之間的空間作為所緣。當行者在這些色界禪能夠成就四禪之後，他可以接著修學無色界禪法。行者以地遍進入四禪，思維五蘊種種色法的過患；它是病源，終將毀壞，是爭奪的目標，受欲望所染濁，同時充斥著殺戮與其他的不善。因此，色法是不善的，厭惡它，思維它所帶來的過患。接著，思維無色界禪與無色界定是更加的寧靜，更加的殊勝。行者向上方，下方，平行方向散播白遍的光芒，讓光芒照遍無量無邊的空間與世界。這是“空無邊處”（*Anantō ākāso*）。如此修學，所成就的捨心四禪（*Upekkhā*）和心一境性（*ekaggatā*）與色界四禪是相等的；接著訓練禪修自在。這便是空無邊處

（*ākāsanaññāyatana*）的空無邊處定。”

“能夠自在地掌握空無邊處定，禪修行者便專注自身的識，進而修學識無邊處定（*Viññāṇañcāyatana Samāpatti*）。禪修者以識無邊之相（*Anantaṅ viññāṇaṅ*）為禪修目標而住，第二個無色界定，識無邊處定（*Viññāṇañcāyatana Jhāna*）便可以依此成就。當行者能夠自在地掌握識無邊處定，接著作意識是沒有開始，也沒有結尾。”

“依此作意它消失。禪修者以無所有之相（*Natthi Kiñci*）為禪修目標而住，便可以成就第三個無色界定 - 無所有處（*ākiñcaññāyatana*）的無所有處定。當無所有處定能夠自在掌握，禪修者思慮 非想非非想之相的寧靜與美妙（*ētan santan ētan panītan*）而住，便可以體證第四個無色界定 - 非想非非想處（*Nēvasaññānāsaññāyatana*）的非想非非想定。禪修者必須可以自在地掌握非想非非想定。這四個無色界定是從每一個遍禪所開發，除了空遍。空遍是不能作為體證無色界定的依據。”

“偉大的瑜伽行者培育所有的禪修業處，之後再轉向觀禪。有些瑜伽行者在修學遍禪時會有阻礙，這類行者在成就入出息念之後會直接開始修學觀禪。無論是什麼樣的修法，他們都必須培育四護衛禪；佛隨念，慈心觀，不淨觀與死隨念。”

禮敬尊者，接著會培育神通（Abhiññā）嗎？

“培育神通應該在完成觀禪訓練之後，絕對不可以在修學觀禪之前。為什麼呢？如果沒有妥當的引導，培育神通會有風險。若有人培育天眼通見到不應該見的東西，或者見到不適合的東西會導致雜染的生起。這可能會產生恐懼，驚嚇或者是貪欲。瑜伽行者唯有在修習觀禪之後才允許他們培育神通，如此他們就不會迷失。修學觀禪的目的是為了成就聖道聖果，不是神通。因此，瑜伽行者不應該期待培育神通，而是應當把目光轉向觀禪。”

尊者，請您講述觀禪的修學。

“觀禪初步的修學以四大為目標。觀察地元素，水元素，火元素與風元素的十二種特像。過後，行者便能清楚地辨識純八法聚（*Suddhāshṭaka*）。這些都是通過使用白遍的光明來辨識。下一步，行者辨識業生色聚，辨識八種心生色聚，辨識四種時節生色聚，還有辨識兩種食生色聚。行者進而修學三十二身分色法，例如：頭髮，體毛等等。行者應該熟練地辨識所有內在的色法。修學到這裡觀禪並還未結束，這些只是觀禪的前行，學習如何分辨色法。”

“下一步，禪修者學習分辨名法。如果行者已經成就禪定，他應當進入禪定，出定過後觀察與辨識所有的禪支與相

關名法。禪修者觀察與辨識六門生起的善與不善的心路過程，同時他應當牢記意門及其他五門所生起的（善與不善）心路過程；辨識它們的心識與心所。接著，禪修者應當辨識外在無生命體的色法，例如我們所食用的食物，所坐的椅子，所住的僧舍內外，樹木，攀藤等等；辨識外在有生命的色法的時候也是依照這樣的次序修習。下一步，禪修者應當以同樣的次序辨識（外在生命的）名法。當我們能夠熟練地辨識內在與外在的名色法，我們會進一步的分析名色法的相，作用，現起與近因。”

“下一個步驟，禪修者將心導向名色相繼流，省察他過去世是否曾經修學過觀禪。從辨識當下的名色流開始，接著延伸到今天的名色流，昨天的名色流，前天的名色流，一個星期前的名色流，一個月前的名色流，一年前的名色流，一直的回溯到處於母親的子宮，受孕當時的名色流。在這個階段，行者進入白遍四禪，決意要見到過去世的臨終時刻。如果看不到，行者必須再次決意。此時，他應該能夠見到他過去世的臨終時刻。禪修者省察臨終時刻臨終速行心的業（*kamma*），或是業相（*Kamma nimitta*），或者是趣相（*Gati nimitta*）。接著，他回溯那一世結生時的名色流。如此省察之後，他會回溯去省察過去世的禪修時段。如果他有修習觀禪，禪修者可以辨識當時是以哪一種方法，是以蘊，處或者是界來修觀禪。省察過去世是否有修過觀禪，當時是如何修觀禪；如此省察並不是為了開發神通。有些行者會回溯到過

去的三十至四十個過去世，甚至更多世。省察過去世之後，他們會省察未來的名色流。從今天的名色流，明天的名色流，後天的名色流，一直到這一世死亡時的名色流，然後省察下一世的名色流。如此地省察未來幾世投生的名色流，一直到體證涅槃。禪修者也許會因為未來體證涅槃之前的生命期太長而無法省察到涅槃。若他在未來幾世的生命期就會體證涅槃，他便能夠省查到涅槃。禪修者省察了許多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世的生命，只是為了瞭解是什麼“因”讓他投生到下一世。他必須使用緣起法來省察無明，愛，取，行和業，是如何導致他投生下一世。然後省察名色，六處，觸，受，貪愛，取，生老死是如何在結生之後發展。這樣修習，便可以清楚了知因與果的關係，生起七清淨之一的度疑清淨（*Kaṅkhāvitāraṇa visuddhi*）。如此，禪修行者便成就思維智（*Sammassana ñāṇa*）。”

“禪修行者做內觀省察的時候，所取的名色法有四十種法相。這四十種法相分為；十種無常相，二十五種苦相以及五種無我相。行者必須省察每一個名色法的法相。對於沒有培育安止定的行者，如此省察會非常的困難，成就安止定的行者卻比較容易辦到。例如，禪師會指示行者觀察每一根頭髮是如何梳理。辨識名色法的智慧是生滅隨觀智（*Udayavya ñāṇa*）。生滅隨觀智能夠通過省察五十種相，以七色法和七名法來培育。當行者如此修習，下一步的成就是壞滅隨觀智。”

“培育壞滅隨觀智的時候，名色法必須觀照得比之前的觀照更加微細，而且必須能夠個別地分辨它。如此修習，過患隨觀智（*ādīnava ñāṇa*），厭離隨觀智（*Nibbidā ñāna*），欲解脫智（*Muñcitukamyatā ñāṇa*），審查隨觀智（*Paṭisaṅkhānupassanā ñāṇa*）與行捨觀智（*Sankhārupekkhā ñāṇa*）也會隨著生起。在這個階段，行者即使沒有禪修，觀智也會依隨秩序自行顯現。一位體證行捨智的瑜伽行者會一直安住於四禪的境界，此時他已經完成所有的禪修功課。行捨智成就的禪修者也會一直安住於行捨智的捨心。因緣具足的行者能夠進一步的邁向聖道與聖果。還沒有具足資糧體征聖道聖果的行者則必須繼續修習觀禪，培育生滅隨觀智。他們必須重複的修習，讓五根五力與七覺支強穩。發願成就無上菩提（或辟支菩提）的瑜伽行者則會停留於行捨智階段。這是帕奧禪師（依據經典）所教導的禪修方法，讓許多生命從中受益。”

生命裡的奇蹟

尊者，您的人生當中，有遇過難忘的奇蹟事件嗎？

“有。我還記得 1970 年在嘎督瓦教導比丘們《阿毗達摩》的時候發生的一件事。這是一件與修習佛隨念有關的事蹟。《阿毗達摩藏》是以佛陀在忉利天對天神們所說的阿毗達摩為基礎。佛陀用人界的三個月時間講解阿毗達摩。我藉

此問學生們：“人界的三個月時間，相等於天界多長時間？”人界一百年是忉利天界的一天。我問了一個我心裡也沒底的問題。學生們都無法回答，身為老師的我就必須給答案。我閉上雙眼憶念佛陀的功德，很奇妙的，“九分鐘”立刻浮現在我腦海裡。我把答案給他們，事後我再去計算。這個答案正確。迄今為止，我已經修習了好多遍佛隨念。”

“1992 年 1 月 16 日，我在緬甸達摩蘭溪（*Dhammaraṃsi*）禪修中心生病，藉著持戒清淨的力量克服了這個難關。”

“2003 年一月，我去澳洲墨爾本的基斯布落・皈依法寺（*Keysburough Dhammasaraṇa Vihāra*）主持二十五天的禪修營與佛法開示。當時墨爾本附近發生森林火災，消防隊無法控制火勢。我為此誦念《鵪鶉護衛經》（*Vaṭṭaka Paritta*），並錄製送人，後來火被撲滅了。還有一件事蹟。當時發生大旱，平均溫度高達四十八度。我們住的寺院裡的空調都融化了。我也因此病倒。隔天，我們誦念《轉法輪經》（*Dhammacakka pavattana sutta*）與（*Maccharāja Paritta*）或《雨護衛經》。半夜時分便下雨。這就是佛陀的力量。”

“在澳洲，從悉尼到坎培拉路上，我為曼達農寺（*Maṇḍanūn*）一位患了癌症末期的百歲老比丘誦念護衛經。誦念之後他有能力起身，讓大家感到訝異。”

“2003 年 4 月 29 日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我遭遇嚴重車禍。在我座位這邊的車廂完全損壞，幸好我只傷腳部，沒有骨折。在妥善的照顧之下，傷口很快就復原。”

“2004 年，我從杜拜回國途中，血壓突然降低導致我陷入昏迷狀況，呼吸困難。慶幸的是，飛機上剛好有兩名僧伽羅籍的醫生，他們為我做急救治療。同樣的，我憶念佛陀的功德，還沒下飛機我就康復了。

“2004 年 12 月 26 日是甕杜瓦布薩日，一年裡最後的布薩日。我們計畫凌晨四點鐘離開嘎督瓦，到補呼威拉的羅哈納瑜伽行者院接受午餐供養。但是，我們延遲到早上七點才啟程。我們的隊伍有十位比丘；五位來自嘎督瓦，四位來自勾嘎啦，還有我。我們共乘一輛箱型貨車。這兩天我都連續做相似的夢。25 日凌晨，在夢境裡我見到補呼威拉的路被大水淹沒，但是我能夠輕鬆涉水而過。26 日凌晨，在我三點三十分起床之前，夢裡見到我一個人走在路上。這時發生洪災，海水一直湧進，把許多的房子和車子淹沒。當水湧到我面前的時候，我說：“我不怕。我善護戒律，侍奉導師，戒師與父親。我有能力跳到對面的小山丘上。”結果我就在

山丘上面了。夢境裡所見的事就在當天發生。八點二十分我們接了四位比丘之後，離開勾嘎啦。彌理沙（***Mirissa***）不遠處有一座橋，橋的左側有一座小山丘。我們在這裡看到，海水在我們不遠處往湧過來，前方的一輛卡車與小貨車已經被海水吞噬。我對司機說：“趕快把車調回頭。”還沒來得及調回頭，車子已經被海水給掀起，漂浮在水上。”

“我對其他的比丘說：“不用害怕。你們應當誦念佛隨念以及諸惡莫作偈頌（*Sabbapāpassa*）。”洪水的聲音掩蓋了我給大家的提醒。我持續誦念佛隨念。車子正漂向橋的邊緣，眼看就要往外墜落。佛隨念與持戒清淨的功德力，保護漂浮的車子，避免它墜到橋外。接著，它好像被樹枝卡住一般停了下來。海水轟轟巨響，忽然間，一堵很高的浪湧過來，摧毀對面的建築物。飛過來的碎片擊中我們的車子，打破風擋玻璃。有一位年僅十六歲的出家眾很害怕地驚叫。我不受影響。我突然說：“如果瑪尼美嘎拉海神（*Muhudu Maṇimēkalā*）真實存在，請她看看現在正在發生的一切，持守淨戒的人正面臨危難。請即刻停止這浪。立刻停止。”那道往我們方向湧來的海浪即刻消退，小貨車因此沒有被推翻，我們安然無恙。海水依然從破裂的風擋玻璃湧進。”

“不久，洪水緩和下來。有人提議，“趕快下車，趕快下車。”我說：“不用急。”有人就說：“也許下一波洪水就要到了。”我說：“不用怕，我們等洪水退了才下車。”

當時水深及肩膀，有些人下車遊到對面的高處。我沒有下車。他們把門打開，湧進來的海水把我裝有藥物與熱水瓶的僧袋沖走。洪水退了，我才緩緩的下車。其中一位比丘從山上下來。當時的情景慘不忍睹，有些人死了，有巴士墜入谷底，這是場大災難。我並不感到害怕；手只是受了輕傷。那位比丘對我說：“我們一起到山上去吧。”於是我們一起走上山。彌理沙的寺院就在山頂，那裡有人持午。我們在寺院那邊把弄乾袈裟。有人邀請我們去接受午餐供養，我問：“這些食物是從哪裡來的？”有兩輛車載了一千份食物往咖特拉嘎瑪（***Katragama***）路過這裡，一輛被水沖走，另一輛卡在我們的車附近。後來，這些食物被帶到山上，供養我們與其他的戒子。那天也是誦戒日，我們在那所寺院誦戒。不久，補呼威拉寺院派一輛車來接我們。很奇妙，不是嗎？”

“2005 年五月，我在中國主持一個月的禪修營。因為氣候關係，在那裡住上十天後我就得了感冒，無法進食。他們把我送到一所大醫院就醫。布施主為我耗了龐大的醫療費用，但是我的病情依然不見好轉，繼續腹瀉，無法進食。這樣持續了兩三天，我的身體變得很虛弱，開始看見臨終趣相。我的意識依然清醒，我想：“我不可以死在這裡。如果我在這裡死了，邀請我到中國傳法的布施主會被人譴責。我必須回到龍樹林。願回去的障礙消除。”我作了這個決意，事情也依決意而發生。中國的醫生告訴聖喜比丘：“請向斯里蘭卡的醫生詢問醫療建議。”斯里蘭卡的醫生得知我的病情，他們要求，“請即刻把他送回來，不能再拖延。”我們

很快就回到斯里蘭卡，入院就醫，然後我就康復了。”

“帕奧禪師要求我們僧團誦念護衛經，祈願即將在 2010 年 4 月 20 日過境緬甸的颶風平息。誦念過後，緬甸下了場雨，驅散環繞在那個地區的熱氣。颶風在海上消散了。”

健康狀況

尊者，您是否時常生病？

“是的。我這身體是病礦，也是病痛的家。有時甚至病到連未來世投生的趣相都出現了，但是，到目前為止我都能夠安然度過。2004 年，在龍樹林的時候就發生過一次。當時我的身體開始顫抖，我以為我會死掉。我說：“我說話開始感到困難，腳部開始失去知覺。”我要求在場的人：“給我一些般那基瓦油（*Prānajīva*）（一種斯里蘭卡的傳統藥油）。”他們都不敢碰我。納嘎波谷內・聖戒比丘（*Nāgapokuṇē Ariyaseela*）見狀趕快拿了一湯匙藥油遞進我嘴裡，病情就好轉了。那是我的心率跳得太快所造成。後來，他們把我送去醫院，但是服食藥油已經讓我痊癒了。經過此事，聖喜比丘委託聖戒比丘為我的長期侍者。在這之前我都沒有固定的侍者。我能夠處理僧務是因為沒有什麼病痛，但是現在我需要有人身旁看護。”

“當我在嘎督瓦，僧團成員們包括威威給打蠟・索瑪難陀比丘（*Wewegedara Sōmānanda*）為我提供幫助。同樣的，納他嘎內僧團成員禪達旺裟比丘；龍樹林僧團成員聖喜比丘與索瑪旺裟比丘都樂意為我提供幫助。整體上，所有瑜伽行者院的僧團成員都非常樂意在需要的時候協助我。許多在家信眾也是如此。”

“聖戒比丘從 2005 年開始成為我固定的侍者。有幾次，當我命在旦夕的時候，是他救了我。這是其他人難以辦到的事。我所需要的醫療也是由他一手安排。他的服務非常值得珍視。我病危的時候，他不眠不休地照顧我。聖喜比丘也時常為我提供協助和諮詢。我沒有見到他們倆有任何的過失。”

“由於心臟虛弱，我的胸膛裝置了心臟起搏器。我時常暈倒。有一次暈倒的時候摔裂了胯骨，治療好長一段時間才康復。康提（*Kandy*）醫院的醫生診斷我的心臟有問題，於是他們為我裝置心臟起搏器。手術後，我住在加護病房。醫生與醫護人員指示聖戒比丘不要太接近我，但是他堅持看護。每晚留在病房到午夜十二點。有一天晚上，心臟監護儀顯示我的心跳停止。這位比丘發現了即刻通知醫護人員。我沒察覺，因為我已經陷入昏迷狀態。在這情況下如果有任何拖延，我的心臟也許就永遠不再跳動了。全托聖戒比丘我才得以保住性命。”

“從嘎達拉干瑪到尼瑪拉瓦寺途中，我忽然感到暈眩。我說：“我看不見。”聖戒比丘趕快把我扶著，為我按摩胸口。後來醫生說，如果當時沒有這麼做，我可能就已經死了。”

“2011 年，從泰國回來的時候我生病。聽從聖喜比丘的建議，我去庫魯內革勒的納威娜醫院（*Navinna*）驗血。驗血過後病情惡化，我發高燒，無法進食。傍晚六點，我告訴聖戒比丘我想洗把臉，之後我只記得進入浴室刷牙的那一部分。幸好聖戒比丘摟住我的腹部，防止我摔傷。恢復意識的時候，我坐在地板上，頸項往前傾。我的雙腳完全不聽使喚，無法站起來。過了一陣子，他把我扶回床上。”

“最近，在龍樹林行禪的時候我摔倒，導致右手骨折。治療之後才慢慢復原。我被帶到新加坡接受醫療檢查，醫生發現我的身體無法製造足夠的血液。病痛從那時候開始一直與我糾纏，壓迫這身體，讓我無法出席一些特別的佛法開示。”

“然而，我的心沒有受苦。米帝里嘎啦・智悅法界寺（*Meetirigala Dharmāyatana*）以我的戒師命名。我於 2012 年 8 月 2 日來到這個逐漸被人遺忘的地方入雨安居。在這裡執行僧務很舒適。我指示一起過雨安居的僧眾們持頭陀行。我的身體感到不適，但是依然繼續在這裡教導禪修。”

“有一位星相學家以我的生日日期作出預言，以它為根據寫了一本書關於我的一生的書。書裡說，我應該向其他星相學家詢問 2002 年之後的事。計都星（*Kētu*）將會在 2002 年之後影響我的生命，而且是負面的影響。他預言我不會活過 2002 年。在計都星七年的影響期，有許多事故發生在我身上。經歷了這些事故還能夠活著，都是因為我過著有戒律的生活。但是，我必須承受這些事故所帶來的後果。有人說，這是因為有人對我下了惡咒術。我對他們說，“被施予惡咒術也是業力的果報，造業的人必須自己承受。只能通過耐心去克服它。”未來我還有一段不好的時期。”

“現在，我誦經與禮敬佛陀半個小時，這身體便會感到不舒。最近這些日子連進食都困難。我依然過著守護佛法與戒律的生活。只要我們一息尚存，就必須累積證悟涅槃所需的資糧。這件事應該成為我們唯一的目標與期盼。我時常保持正念以及心的清明。有些時候，病痛還是會讓我忘事。以前，我的日常作息跟著固定的時間表，現在跟起來非常吃力。凌晨三點五十分醒來，禪修一個小時。晚上也禪修。住在帕奧禪林期間，我嚴格地跟隨作息表，凌晨三點鐘起床。現在我得保護自己的健康。如果在凌晨三點鐘起床，我的血壓會飆升，也許還會暈倒。在我睡醒之後，我會躺在床上修習，不允許自己放逸。”

獅子吼

尊者，可以對您這充滿功德的生命有什麼感想嗎？

“回顧我的人生讓我感到喜悅。我不曾做過任何讓自己感到遺憾的事。”

“有許多的人稱讚我，同時也有許多的人詆毀我。對於稱讚，我並沒有生起傲慢的心。對於詆毀和找砸的人，我不曾對他們生起瞋恨的心。我都一律對他們散播慈愛心。有的人事後察覺自己的過錯，會請求原諒。”

“有一次，有人寫了一封十六頁的信指責我，並且希望我下地獄。閱讀這封信的時候，我內心沒有絲毫的不快，隔天還回信祝福他。別人批判我，為我指出過失，比一千個讚歎更加值得高興。我願意糾正任何的過失，我對自己所擁有的美德感到歡喜。給他的回信裡我是這麼樣的寫：“您信裡所寫的內容沒有對我造成傷害。您信裡所說的內容說明我檢測我自己的心。在這之前我並不認識您，但是今後您會是我散播慈愛的對象之一。”在信裡，我也感謝他成為讓我檢視自己的善友。後來，他回了一封十六頁的信來稱讚我。我妥善的處理了這件事。”

“我從未對任何人起瞋心，也不曾與人吵架。有一次我動手打了一個人，阻止他為自己增添更多的麻煩。這個行為並沒有生起瞋恨心。那個被打的人事後也因此冷靜下來。”

“沙彌時期我就決意，絕對不犯任何重戒（僧殘戒以上的重戒）。到目前為止，我還不曾犯過任何重戒，也不需要做懺悔。但是，我做了兩次別住（*Mānata*）。我做別住並不是因為犯戒，只是為了讓僧團安心，確保我的戒是清淨的。受用四資具的時候，我會使用將近一個小時做省思，不浪費任何的受用資具。我時常修持慈心禪；散播慈愛給那些受到煩惱所擾，心裡常處於炙熱燃燒的狀態的人。我也時常修持觀禪，觀照無常，苦，無我。即使是生病，我也不違背這些原則。所以，每當我省察自己的行為的時候，我發自內心感到歡喜。我不曾違背出家修行人的原則。不從寺院住到村子，村子住到城市。我們一直住在寺院裡。”

副首領

尊者，拉曼雅教派決定委任您為副首領。可以談一談您的感想嗎？

首席比丘參訪嘎督瓦寺院

“是的。他們已經通知我。由首席比丘所領導的拉曼雅教派僧團委員會決定頒發副首領這個職銜給我，以表示對我的尊敬。拉曼雅教派的首席比丘與其他理事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持與鼓勵。勝種大長老去世之後，我們能夠延續瑜伽行者院的傳法工作，讓他們感到非常滿意。這些都是瑜伽行者院的學生們支持。只要還活著，我們就會一直守護佛陀的教法。最近有人問：“在禪修期可以簡化每日的誦經與禮敬佛陀嗎？”我回答：“賢友，老師們教導，要我們一字不漏地遵從這些原則。如果我們省略了一個字，就會造成放逸。所

以，我們應該一切依舊。”拉曼雅教派因而讚歎我們。”

“但是，我提醒他們：“我的老師，勝種長老曾經指示，我們應該避開拉曼雅教派或是其他教派所頒發的領導職銜。領導是不善的職銜。”我接受戒師這職稱是因為它能夠利益僧團，但是副首領是個奢侈的職銜。到訪的代表團團員回答：“副首領這個職銜只頒發給您，也許以後沒機會再頒發給瑜伽行者院了。而且，您不需要參與拉曼雅教派的活動。生活不會受到干擾。我們是為了感激您對教派所作出的貢獻，趁教派的一百五十周年慶典頒發這職銜給您。”我聽了之後保持緘默。”

備註：已故的首席比丘美達蘭卡拉大長老在一次的僧團會議上說：“比丘們，你們應當向聖法尊者學習，以聖法尊者作為你們的榜樣。”

祝福

“在我的日常修持（例如：禮敬佛陀）之後，我會散播慈愛心。我把慈愛散播給所有的僧團成員。從首席比丘開始，到拉曼雅教派的所有在職比丘，然後散播給其他教派以及瑜伽行者院所的比丘。願他們遠離痛苦。願他們平安，健康，快樂。願他們能夠成就佛法與禪修智慧。願他們會恥於犯錯，能夠持守好戒律。願他們能夠很好的守護四種戒。願他們能夠以戒律捍衛佛陀的教導。”

“我也會散播慈愛給在家眾。願他們生活在一個慈愛社會，斷除五逆十惡。願他們平日持守五戒，培育四梵住，能夠在布薩日持守梵行八戒。願所十方世界的大力天神們在壽命結束之後能夠投生到這裡，護持佛陀教法，保護斯里蘭卡與所有佛教國，圓滿他們的波羅蜜。願成就禪定與觀智的人早日體證聖道聖果！我也散播慈愛給基督徒與穆斯林。願他們遠離痛苦，願他們健康，平安與快樂。願他們建立正見，修持正道，早日解脫輪回的束縛，體證涅槃。每每思維墮入惡趣的眾生，都讓我感到難過。佛陀以慈心對待一切眾生，憐憫走在一切眾生。我們應當跟隨這教導。”

願一切眾生平安，快樂！

***

進展的過程

大業處導師，三藏師，佛陀教法之旗幟，正法博學者，最敬愛的龍樹林．聖法大長老，拉曼雅教派副首領及瑜伽行者院首席顧問。

- 猶如度過多生出家生命的阿羅漢大弟子憍陳如尊者（*Aññākaṇḍañña*），聖法大長老度過多世的出家生命。
- 猶如阿羅漢大弟子舍利弗尊者（*Sāriputta*），聖法長老他培育智慧。
- 猶如神通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目犍連尊者（*Mahā Moggallāna*），聖法長老培育神通。
- 猶如頭陀行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迦葉尊者（*Kassapa*），聖法長老實踐頭陀行。
- 猶如擁有美妙的聲音的阿羅漢大弟子羅婆那跋提尊者（*Lakuṇṭaka Bhaddiya*），聖法長老以美妙的音聲開示佛法。
- 猶如以戒律為獅子吼的阿羅漢大弟子賓度羅跋羅墮闍尊者（*Piṇḍōlabhāradvāja*），聖法長老以圓滿戒為獅子吼。
- 猶如說法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富樓那尊者（*Mantāniputta Puṇṇa*），聖法長老演說殊勝的佛法。
- 猶如阿羅漢大弟子摩訶迦旃延尊者（*Mahākaccāyana*）詳細的開示佛法故事，聖法長老給信眾非常仔細而深入的佛法開示。
- 猶如色界禪定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周利槃陀伽尊者（*Culla Panthaka*），聖法長老培育所有的色界禪定。

- 猶如無色界禪定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摩訶槃陀伽尊者（*Mahā Panthaka*），聖法長老培育所有的無色界禪定。
- 猶如折服煩惱及接受供養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須菩提尊者（*Subhūti*），聖法長老他無時無刻努力克服煩惱。因此，他是布施者適合的供養對象。
- 猶如常住森林的阿羅漢大弟子堪帝拉瓦尼亞・雷瓦達尊者（*Khadiravaniya Rēvata*），聖法長老偏向住在寺院。
- 猶如喜愛寂靜的阿羅漢大弟子柑伽雷瓦達尊者（*Kaṅkhārēvata*），聖法長老喜歡心靈的寧靜。
- 猶如精進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拘利耶維薩尊者（*Soṇa Kōḷivīsa*），聖法長老在行、住、坐、臥，這四種威儀都在克服煩惱。
- 猶如善語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蘇那・俱胝耳尊者（*Soṇa Kuṭikaṇṇa*），聖法長老常常用好聽和善良的話來溝通。
- 猶如福報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屍婆羅尊者（*Sīvalī*），聖法長老有大福報。
- 猶如信心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跋迦梨尊者（*Vakkalī*），聖法長老對三寶有著非常大的信心。
- 猶如戒律嚴謹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羅睺羅跋陀羅尊（*Rāhulabhadra*），聖法長老對戒律很嚴，以謙卑的心開發美德。
- 猶如出家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護國尊者（*Raṭṭhapāla*），聖法長老帶著非常虔誠的心出家和修法，並且一心想著出離。

- 猶如瞭解佛法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汪積撒尊者（*Vaṅgīsa*），聖法長老對佛法有完全的瞭解。
- 猶如能讓眾生升起信心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烏罷謝納尊者（*Upasēna*），聖法長老以四種威儀，穿袈裟和持缽的威儀讓許多信眾生起信心。
- 猶如安排住宿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達霸尊者（*Dabba*），聖法長老有很好的服務能力。
- 猶如得到天神喜愛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比林陀瓦加尊者（*Piḷindavaccha*），聖法長老開發了種種讓天神喜愛的美德。
- 猶如體證法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婆醯尊者（*Bāhiya Dārucīriya*），聖法長老能夠很快地掌握三藏。
- 猶如講法多種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古瑪拉・迦葉尊者（*Kumāra Kassapa*），聖法長老給信眾們多樣化的佛法開示。
- 猶如無礙解智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摩訶勾迪達尊者（*Mahā Koṭṭhita*），聖法長老訓練四無礙解。
- 猶如多聞第一，記憶第一，有智慧的佛陀侍者阿羅漢大弟子，阿難陀尊者（*Ananda*），聖法長老多聞，強記，有智慧，精進及時常禮敬佛陀。
- 猶如信眾人數最多但是卻不執著於信眾而過著隱居生活的阿羅漢大弟子，優樓頻螺迦葉尊者（*Uruvela Kassapa*），聖法長老有很多的信眾，卻不執著於他們，一直過著隱居生活。

- 猶如以美德能讓家庭生起信心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迦留陀夷尊者（*Kāludāyi*），聖法長老以美德讓各個家庭生起信心。
- 猶如戒律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優波離尊者，聖法長老嚴格持守戒律。
- 猶如勸導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摩訶罽賓那尊者（*Mahā Kappina*），聖法長老精於給予勸導及以身作則。
- 猶如律儀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難陀尊者（*Nanda*），聖法長老守護自己的諸根。
- 猶如講法最契機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拉達尊者（*Rādha*），聖法長老講法符合契機。
- 猶如穿粗布袈裟第一的阿羅漢大弟子，牟格拉迦尊者（*Mogharāja*），聖法長老對四種資具少欲知足。

大長老的美德：

- 善於行道，因為他走在正確的道上。
- 正直行道，因為他走在正直的道上。
- 真實行道，因為他實踐唯一能夠通往涅槃的法。
- 正當行道，因為他走在條佛陀，辟支佛以及阿羅漢們曾經走過的路。
- 應該被供養，因為他是十方所應供養的對象。
- 應該被供奉，因為他有資格接受那些為國王，大臣，天神與梵天神而準備的物品。

- 應當被施予，因為他是合適的供養對象，讓施者得到現世與未來世的利益。
- 應當被禮敬，因為他的美德值得我們稽首禮敬。
- 他是這世間無上的福田，六界眾生能夠在他身上栽種世間與出世間福業。

我們以身，口，意禮敬這位擁有無限美德的長老！
願這位擁有無限美德與信心的菩薩長老，早日圓滿三十種波羅蜜，降伏魔羅以及魔羅的隨從，早日成就正等正覺！

Sàdhu! Sàdhu! Sàdhi!
薩度！薩度！薩度！

大長老的每日作息表

凌晨	03:30 a.m.	起身，盥洗，如廁，省思
04:00 a.m.	05:00 a.m.	禪修
05:00 a.m.	06:00 a.m.	禮佛，誦念護衛經，慈心禪
06:00 a.m.	07:00 a.m.	執行職務
07:00 a.m.	08:00 a.m.	早餐
09:00 a.m.	09:30 a.m.	記誦，教學
09:30 a.m.	10:30 a.m.	托缽
11:00 a.m.	12:00 p.m.	午餐
12:30 p.m.	01:00 p.m.	學習
01:00 p.m.	05:00 p.m.	教學
05:00 p.m.	06:00 p.m.	執行職務
06:00 p.m.	07:30 p.m.	禮佛，誦念護衛經，佛隨念，佛法開示，侍奉長老
07:30 p.m.	08:00 p.m.	藥食
08:00 p.m.	10:00 p.m.	行禪，禪修，誦經，省思，休息

以上是大長老擔任導師，身體還健康時的作息表

大長老過雨安居的地方

年	地方
1957	納他嘎內寺（沙彌）
1958	阿瓦拉・阿育王寺（沙彌）
1959	阿瓦拉・阿育王寺（達上）
1960	補呼威拉・羅哈納瑜伽行者院
1961	達納勘大・莊嚴吉祥寺
1962	嘎督瓦・德育瑜伽行者院
1963	嘎啦巴魯瓦瓦·喬達摩・達波瓦納寺
1964	帝雅他拉瓦・智悅捨離寺
1965	勾嘎啦三藏法界佛學院
1966	帝雅他拉瓦・智悅捨離寺
1967-1968	嘎督瓦・德育瑜伽行者院
1969	盧旺吉利勘達森林道場
1970	帝雅他拉瓦・智悅捨離寺
1971-1976	嘎督瓦・德育瑜伽行者院
1977	彌立嘎瑪・佛教師訓學院
1978- 1995	嘎督瓦・德育瑜伽行者院
1996-1997	帕奧禪林 - 緬甸
1998	嘎督瓦・德育瑜伽行者院
1999-2000	龍樹林森林道場
2001	帕奧禪林 - 緬甸
2002	龍樹林森林道場
2003	嘎督瓦・德育瑜伽行者院
2004-2011	龍樹林森林道場
2012-2014	米帝里嘎啦・智悅法界寺

侍者比丘的話

您是如何受委任為大長老的侍者？

“未出家前，我在森林裡的一個山洞過了一年半的隱士生活。這森林位於基禮搭列 - 地亞北杜瑪（*Giritale- Diyabeduma*）的三哩亭。我二十三歲那年，馬哈先森林道場（*Mahasen āraṇya*）的伊利比西耶。戒淨長老（*Elibicciyē Sīlavimala*）找我，他說：“為何在這個佛法住世的黃金年代過著隱士生活？你可以在佛陀的教法裡累積善業。”我認同他所說，我應該到寺院出家。接著，我到馬哈先森林道場準備出家。”

“1997 年衛塞節，馬哈先森林道場的居士們將一塊白布覆蓋在法師的座椅，恭敬的把收音機放在椅子上，聽聞佛法開示的廣播。佛法開示是由龍樹林大長老所說。這場佛法開示讓我生起大信心。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龍樹林大長老的聲音。我感到歡喜，世上竟然還有如此美好素質的人。隔天，1997 年 5 月 22 日我出家。我向馬哈先森林道場的大長老學習佛法基礎。有一天起床的時候，我生起一個念頭：“若外面還有戒律清淨，擁有美德與大智慧，實修實證禪法的老師，願我能親近他！”這願望一直圍繞在我腦海裡。在馬哈先森林道場住上一段日子之後，我向大長老取得允許，於 2004 年與威蝶倪頁・悅戒長老（*Wēdeṇiye Nandasīla*）一起去龍樹林禪修參學。”

“聖喜長老慈悲地接納我。當時並沒有足夠的僧房，只好住在醫療室，在那裡修禪。後來我得到一間僧房。十一月份期間，我常去聖法大長老的僧房為他按摩腳部。我非常恭敬的為他服務。在大海嘯時割傷的手也是我為他護理的。有一次，大長老病得很嚴重，聖喜長老察覺我平時為大長老服務的時候非常用心，就對我說：“請照顧大長老，協助他的日常所需。”我就是這樣受委任為大長老的侍者。

從聖法大長老的日常生活，你得到什麼啟示呢？

“我在他身上學到許多東西。此時的大長老比當初我見他的時候更有美德。沒有人曾經見他故意犯戒。他的正念很敏銳，即使病危的時候也能保持得很好。有一次，大長老與我們一群人從嘎達拉干瑪去尼瑪拉瓦。途中，他在座位上暈過去，其他人都不敢碰他。我趕緊為他按摩胸口，直到他恢復意識。車子當時已在前往帝沙瑪哈拉瑪醫院（*Tissamahārāma*）的路上。他回復意識的時候，說：“這不是去尼瑪拉瓦的路。”我感到很驚訝：“即使是在這個病危的時刻，大長老的心依然能夠保持這麼敏銳。”

“大長老在處理事務的時候，都會很妥善的把事情完成，絕不馬虎。即使來請問佛法的是一位小孩，他也會以簡單易懂的方式仔細的回答。他對大人或小孩都一視同仁。如果有人問阿毗達摩的問題，他會花上一個多小時，耐心而仔細的解答疑問。他給的答案都很圓滿。”

“每次禪修之後，大長老一定會對一切眾生散播慈愛心。他習慣每天禮佛三次，即使是臥病在床的時候，依然風雨不改的進行。有時他感到很痛苦，他會說：“我們應當明白，在輪迴裡所承受的苦難，是無常，是苦，是無我的。”在承受病苦折磨的時候，我不曾見他埋怨，吵鬧，掙扎或是做出任何不當的行為。他只是默默的做一些念誦。”

“大長老在修佛隨念的時候會使用念珠。即使是當他昏迷，念珠不在手上的時候，他的手指也會像撥動念珠般的撥動著。這說明他在心裡憶念佛陀。有一次出國的時候，他在飛機上他感到身體不適。他將專注力放在佛法，以此抑制身體上的痛。如果是在水上或是陸地上遇見同樣的情形，他也是用這方法來克服問題。無論在哪裡，大長老都無間斷地憶念佛陀的功德。有幸能夠伺候大長老，成為他的侍者是我的福報。”

“大長老生病的時候，我需要耗費很大的精力才能讓他能夠好好地休息。醫生會吩咐：“請不要讓任何人與他交談。”但是，只要有人問他問題，他就會慈悲的回答，從不覺得煩擾。這個時候的我比較嚴格。這樣的行為讓一些人感到不滿，並且責怪我。但是，我必須以大長老的健康為重。這個佛教資產必須被維護，讓他可以延續得更久。我並沒有對任何人感到不滿。我決意不為名利，以我的生命保護大長老。他生命延續得越久，意味著佛陀的教法能夠彰顯更久。”

與侍者比丘合影

《最受崇敬的斯里蘭卡佛教瑰寶》
龍樹林·聖法大長老自傳

印贈單位：

馬來西亞法學會
Reg no: 543
Lot 659, Block 9, Matang Land District, Sin San Tu A Road, Batu Kawa Matang Road, 9325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電話：+60 19 858 2666
電郵：malaysiadhammasocsiety@gmail.com
網址：www.tusitainternational.net
臉書：facebook.com/Tusita.Hermitage
YouTube: Tusita Studio

馬來西亞傳法生態學會
Reg no: PPM-010-10-29072016
No.2A, Jln Persona 25/116B, Persona Kemuning, Seksyen 25, 40400 Shah Alam, Selangor Malaysia.
電話：+60 17 977 9100
電郵：dhammaearthclub@gmail.com
網址：www.tusitainternational.net
臉書：facebook.com/dhammaearth
YouTube: Tusita Studio

Tusita Website **Tusita Studio** **FB/Tusita** **FB/DECOM**

如果您想參與我們的印佛書計畫，可以聯絡我們：

馬來西亞法學會
Sis. 曉明
+60198582666
Sis. 秀芳
+601125182609 （只限 whatsapp）

馬來西亞傳法生態學會
Bro. Tan
+60176701818
Bro. Lawrence
+60122259109

時代巨人

當代斯里蘭卡佛教的國寶

親近過大長老的人都可以深深地體會到大長老的慈心與智慧。大長老雖然為一派之長，卻能夠謙虛地帶著徒弟們到緬甸向上首大業處尋師；最尊敬的帕奧禪師學習禪法。這是需要多麼深厚的修為和修行才能做到的啊！

大長老是怎麼做到的呢？

我們可以從這本書中看到大長老傳奇的一生及大長老腳踏地，老老實實的修行生命。

馬來西亞法學會

電話：+60 19 858 2666
電郵：malaysiadhammasocsiety@gmail.com
網址：www.tusitainternational.net
臉書：facebook.com/Tusita.Hermitage

馬來西亞傳法生態學會

電話：+60 17 977 9100
電郵：dhammaearthclub@gmail.com
網址：www.tusitainternational.net
臉書：facebook.com/dhammaearth

贈閱